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不快樂的戲劇

(一)

蕭伯納著

金本基袁彌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不快樂的戲劇

(一)

著納伯蕭
譯弼袁基本金

著名世界譯漢

(書叢社學共原)

不快意的戲劇

目次

烏蘭夫人的職業

好迷者

鰥夫之室

不快意的戲劇

烏蘭夫人的職業

第一幕

（一所田舍人家的花園，建在一山的東崖；山距薩籟的黑斯髻不遠，位在其南。向山上望，小屋在花園的右手角上，屋頂與走廊都是草蓋的，走廊的左邊還有一個大格子窗。邊房遠在後面，與右邊的牆成角度。邊房盡處一度短垣穿過，並繞向前方，除掉右邊開了一門，這所花園算是全被包圍了。垣外山巔的

公共場，上接天際。幾把花園裏用的粗布椅子摺起來了，靠在走廊中旁邊橙上。一架婦人用的自行車放在窗子下，倚住着牆。右邊離開走廊不遠，有一張吊床用兩根柱子吊着。一把大粗布傘釘在地上，擋開吊床上陽光。一位少年婦人躺在吊床內讀書且做筆記，她的頭向草舍，腳向着門。在吊床前面她的手長能及的地方，有一把廚房裏用的普通椅子上面擺着一堆莊重的書籍和一些寫字的紙。那時候是一個夏天的下午。）

（二位紳士從草舍後的公共場上走下來。

他還沒有過中年，有點藝術家的模樣。

服裝不隨習俗，但他很整潔；臉上修刮

得很乾淨，只留着一掛鬍子；現出急切

的，可疑的樣子，和可親的，謹慎的舉動。

髮色銀黑，間有蒼白的在上面飄揚。他

的眉毛是白的，鬍子是黑的。他似乎不

大熟習這條路徑。他望過短垣，攷察牆

個地方，看見這位少年婦人。）

紳士（取下他的帽子）我求您的饒恕。您

能指引我到後頭觀——愛麗遜夫人家裏

去嗎？

少年婦人（離書望上一看）這就是愛麗遜

夫人家裏。（她復又讀她的書。）

紳士 真的！或者——我可以問您就是葳薇烏

蘭姑娘嗎？

少年婦人（她側面倚住她的手肘，嚴刻的

端細看他一下）是的。

紳士（恭順和藹）我恐怕我來得魯莽。我

的名字是白莉。（葳薇立刻把書拋在椅子

上，走下吊床來。）唉，不要給我打擾了您。

葳（大步向門，打開來候着他）進來，白莉

先生。（他走進去。）看見您很喜歡。（她伸出

自己的手，又堅決的，誠心的緊握着他的手。

她是一個伶俐的，能幹的，受了高等教育的

英國中等社會少年婦人的表樣。年紀纔二十二歲，形狀是敏切的，強毅的，自信的，鎮定的。服裝樸素，輕便，但甚整齊。她的帶間吊着一件裝飾品，內有自來水筆一枝及紙刀一把。

白 您真是很仁愛的，烏蘭姑娘。（她猛力關上門，他走至花園的中間，活潑他的手指，因是爲她的迎接禮弄得稍微癱瘓了。）您的母親到了嗎？

葳 （立刻就現出挑激的樣子）她來了嗎？
白 （驚異）您不是等望我們嗎？

葳 不是的。

白 原恕我，我希望我不是記錯了日子。您知道的，我作與會記錯的。您的母親打算從倫敦下來，叫我從荷峽來同您見面。

葳 （全不喜歡）她是嗎？！我的母親大概是要用驚怕我的鬼怪——看看她走了之後，我的舉動是怎樣的，我猜想她若是要打算和我有關係的事情，不先和我商量，我想這幾天內要很很驚怕她一次。她還沒有來哪。

白 （進退維谷）我真是很悔的。
葳 （拋開她的不喜歡的樣子）這不是您的錯過，白蒞先生；這是的嗎？您要相信我，您來

了我狠喜歡。我母親的朋友，只有您一個，我請她帶來見我。

白 (寬慰且高興) 呵，您真是很好的，烏蘭姑娘。

葳 您還是要進門去；還是寧願坐在這裏和我談話呢？

白 在這裏更好一點，您不以為然嗎？

葳 那末，我就去給您拿一把椅子來。(她走向走廊，要去拿一把花園裏用的椅子。)

白 (跟上她) 呵，不必，不必。讓我來。(他把手放在椅子上。)

葳 (讓他拿去) 小心您的手指：那些椅子

稍微滑溜一點。(她走至堆着書籍的椅子面前，把書籍拋入吊床中；拿着椅子一舞而前。)

白 (他剛才放開他的椅子) 呵，讓我用那把粗硬的椅子！我喜歡粗硬的椅子。

葳 我也是一樣的。(她坐下去) 坐下來，白蒨先生。(她懇切堅決的請他坐下。他留心取悅她，她以為是他的性格上一個弱點。)

白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們不是最好到車站上去接您的母親嗎？

葳 (冷然) 為什麼？她知道這條路徑。(白蒨遲疑，後來坐在這花園椅子上，稍微有點迷

亂) 您知道麼? 您恰是我所盼望的人。我希望您誠心和我做朋友。

白 (復又高興起來) 多謝您, 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 多謝您。嗚呀! 您的母親沒有糟踏了您, 我真快樂!

葳 怎麼樣的?

白 弄得您太拘守禮俗了。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 您知道我是一個生成的無政府主義者。我痛恨威權。他把親子間的——甚至母女間的——關係弄壞了。我常常恐怕您的母親伸張她的威權, 弄得您很拘守禮俗的。現在知道她沒有這樣做, 真是寬慰得很。

葳 呵! 我有放肆的舉動嗎?

白 沒有, 真沒有。最少不是禮俗上的放肆, 您知道的。(她點頭。他熱忱的再往下說) 您說『您誠心和我做朋友』您真是可愛的! 你們現代的少年婦人是絕妙的——完全絕妙的!

葳 (疑惑) 唉? (看着他, 對於他的思想和品格的性質微微失望)

白 當我是您的年紀的時候, 青年男子和青年婦人彼此相害怕。沒有好的交誼——沒有一點真實的——只有從小說上抄下來的豪勇, 還是極端鄙陋, 極端虛偽的。處女樣的隱

匿——紳士樣的義俠！——心中以為是的，總是說不是！——簡直是和羞恥的，誠實的靈魂贖罪罷了！

葳 是的，我想那必定是很糟踏時候的——婦人們的時候更糟踏得多。

白 呀，糟踏生命，所有的東西都糟踏了。但是世事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的。您知道麼？自從您在堪卑支大學得了光榮的成績——是我一生中一件空前的事情——之後，我是很盼望會見您的。您與第三競爭者並駕齊驅。

註 按堪卑支大學有公衆的數學榮譽試驗列第一等者稱為競爭者是完全

絕妙的。您知道這恰是正當的地位第一競

爭者常常是一個夢幻的，病弱的人，這件事在他就要迫成一個長期的病。

葳 這件事沒得滿意的報酬。我再不為一樣多的錢做他了。

白 (驚異) 一樣多的錢！

葳 我為着五十鎊做這件事。或者您不知道那是怎麼樣的。烈殿夫人是我在溜陷學校的先生，她告訴我的母親，謂我若肯加入這數學榮譽試驗，竭力競爭，我可以顯揚我自己。當時的報紙載滿了菲力巴三味司打敗第一競爭者的新聞——您知道那件事；並且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弄得我母親高興，她只

要我做這一樣的事情。我明白向她說，我既不去擔任教訓，這樣的費苦工，糟踏了我的時間；但是爲了五十鎊，我自請試試第四競爭者。她抱怨了一會，纔允許了我；後來我還做得超過了我的條件。可是我現在再不爲五十鎊幹他了。兩百鎊或許相近的。

白（很沮喪的）上帝降福於我那是一個看待他的很實在的方法。

威 您打算我是一個不實在的人嗎？

白 不是，不是。但是所謂實在的，不光是計算爲這些榮譽所耗費的工作；還要計算他們所產生的文化。

威 文化！我的親愛的白莉先生，您知道這數

學榮譽試驗是什麼意義麼？他的意義是苦工，苦工，一天做到六點或八點鐘的數學苦工；並且除數學以外，沒有別的事。人家以爲我懂得一點科學；可是除掉科學中包含的數學外，我一點都不懂得。我能够爲工程師，電氣學家，保險公司等計算；但關於工程，電氣，保險之事，我的知識就近於零。連算術我都不大清楚。除演數學，打網球，吃飯，睡眠，騎自行車與散步之外，我比無論那個沒有受過數學榮譽試驗的婦人，都要愚蠢，野蠻些。

白（不願意的樣子）好一個鬼怪的，邪惡的，

卑鄙的制度！我知道他！我立刻覺得他是損壞一切使婦人們美麗的東西。

威 我毫不爲那個反對他。我實在告訴您，我

將來要把他變出很好的利息來哩。

白 噢！用什麼方法呢？

威 我將要投入城裏商家的店房中，辦那計

算和轉運的事情。假着那個名義，我研究一

些法律，一方面時時注意那股票的交易。我

獨自一人到這裏來研究法律——不是如

我母親所猜想的，來過一個假期。我是痛恨

假期的。

白 您使我的血管子都涼了。您將要使您一

生中沒有理想，沒有美麗嗎？

威 我實在都是不注意的。

白 您不能夠是那個樣子的。

威 呵，我能夠的。我喜歡作工賺錢。我作得疲

倦的時候，我喜歡有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枝

雪咖，一點威士忌酒和一本有好偵探故事

在裏面的小說。

白 （很不贊成）我不相信這個。我是一個藝

術家；我不能夠相信這個；我不願意相信這

個。（誠懇的）咳，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我知

道：您還不覺見藝術能夠給您開開一個奇

怪的世界哪。

歲 是的，我覺見了。去年五月我同項羅利亞

霍來色在倫敦過了六個禮拜。阿媽以爲我

們同着一塊兒周覽風景；其實我天天在裁

判巷項羅利亞的房子裏，爲她辦記算，還幫

助她做些不甚難做的事情。在晚上我們就

吸煙談話；除掉要運動身子以外，我從不想

出來。並且我一生中從沒有享受過比那個

更快樂的時候。我把我的用費都償清了，又

得進身生意場中，沒有一些仔格外的耗費。

白 烏蘭姑娘，您以爲那是相宜的藝術嗎？

薩 等一會哪。那還不是起點哩。後來佛祖帳

街有一個業藝術的人來請我，我就到城裏

去——他家女兒有一個是我在溜陷學校

共寢室的朋友。他們帶着我到國家戲場，樂

劇場和一個音樂會去。在這音樂會裏，傍晚

的時候，音樂隊總是吹打着——陣斯賀宏

與活格來等。按陣斯賀宏是普魯士的樂曲

於一八二七年活格來是德意志的樂曲作家生

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此處指其

其所作無論您貢獻我什麼東西，我不願意

再受一次那個經驗。我客氣到了第三天，然

後突然向他們說，我不能够再受了，我就走

回裁判巷去。您現在知道了我是這類的完

全絕妙的現代少年婦人。您怎樣以爲我可
以和我的母親相合呢？

白 (驚怪) 我希望——呵——

葳 我所要知道的，不是您的希望，是您的相信。

白 我坦白說，我恐怕您的母親將來有點失意。不是爲您少賺了錢——我不是說那個。是說您與您母親的心意不相符。

葳 她的心意是怎麼樣的呢？

白 烏蘭姑娘，凡是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的人，大概以爲人人的生活若都改換過一個樣子，世界定然是好的。這一層您必定看到了。您的母親的生活已經是——我想您知道了

葳 我不知道一點。(白莉吃驚。她往下再說，

他更加驚駭。) 那正是我的難處咧。白莉先生，您忘記了，我很不知道我的母親。我從小時候就住在英國；或是在學校裏，或是和僱來照應我的人住着。我一生在外面膳宿。我的母親或住在佈魯塞，或住在維也納，總不許我到她那裏去。只是在我遊覽倫敦的那幾天，我看見了她。我不抱怨她；因爲人家都待我很好，又有許多的錢，可以隨意購買東西：這已經很快樂的了。但是不要猜想：我知道一點我母親的事情。我遠不及您所知道的。

白（很不安樂）在那種情形——（他停住，

很失意的。然後強作快樂的樣子。）我們說

些沒有意識的話！您和您的母親自然很會

和好起來。（他站起來，觀覽外面的景緻。）

您這裏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呀！

威（漠然）倘若您以為您這樣的改變談話

的題目，還不是堅固我的最壞的猜疑，您定

然以為我是一個大大的獸子，比我自己希

望是的更甚。

白 您的最壞的猜疑呵，請您不要說那個。現

在不要說。

威 爲什麼我母親的生活要禁止談論呢？

白 威薇姑娘，請您想想。對着我的老朋友的

女兒背後談論她，我自自然應當儒雅一點。她

來了，您有很多的機會向她談論這件事。（

掛慮）我奇怪什麼事情阻住了她

威 不行的，她也不會談論這件事的。（起來）

我不強迫您。不過我母親若聽見了我裁判

巷的計畫，我很怕有一場拳棒的爭鬧。白莉

先生，留心這一點。

白（憂愁）我恐怕將來會有的。

威 我將要得着勝利，因爲我只要我的旅

費，明天到倫敦去，爲項羅利亞做些苦工，謀

我自己的生計。況且我沒有鬼祕的事情要

保守；她似乎是有到必要時，我就藉着這層利益來罩制他。

白（大震動）呵，不要，請您不要。您不應當做

這樣一件事。

威 那末，告訴我爲什麼不應當。

白 我眞的不能夠。我請求您的憐愛。——她看着他的情狀冷笑。還怕您太勇敢了。您的母親發怒的時候，是不可和她爭鬧的。

威 您嚇我不到，白莉先生。我在裁判巷的那

一個月，有一二個很像我母親的婦人來諮

詢於項羅利亞，我和她們較量了幾次。您可

以幫助我得勝利。但是您若太欺負我無知

識，就是您不願意啓發我，請您記住這個。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她拿起她的椅子，像從前一樣的盡力一舞，仍把椅子放在吊床邊。）

白（下一個拼命的決心）還有一句話，烏蘭姑娘。我寧可告訴您。這是很難的；但是——

（烏蘭夫人和喬治克落夫勳爵來在門口。

烏蘭夫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婦人，

容貌端好，裝飾美艷，戴着一頂燦爛的

帽子，穿着一件華麗的輕便外衣，胸部

緊小，時式的袖子紮轉過來。稍微有衰

弱的，專制的樣子；但自全體看起來，是

一個誠懇的，頗可親愛的老女流痞。

〔克落夫是一個五十上下高長強盛的男子，穿着青年時派的衣服。鼻音尖微，不像是由他的強壯的身體內發出來的聲音。〕
〔脰上修刮得很乾淨，頷骨頑強，耳朵扁大，頸部肥厚；全身統看起來，是最殘刻的市井人，遊獵人和交際派三者組合體。〕

〔葳 他們來了。〕（他們走進園來，她走向他們。）
好嗎，母親。白莉先生來了半點鐘，在這裏等候您。

〔烏夫人 白莉先生，您若是等候了，那是您自

己的錯處，我以為您是精明的曉得我坐三點半鐘的火車來。葳薇，親愛的，戴上您的帽子，不要被太陽晒黑了。呵，我忘記了介紹您。喬治克落夫勳爵，這是我的女兒葳薇。

〔克落夫現出他的最文雅的樣子，走向葳薇。〕
〔葳薇她點頭，但沒有握手的表示。〕

〔克 我可以和一位聞名很久的青年婦人，又是我一個老朋友的女兒握手嗎？〕

〔葳薇 〔她嚴厲的上下打量他〕 倘若您願意。〕（她接着他的慎重伸出來的手，緊握一下。這一握弄得他睜開他的眼珠，她轉開去和她的母親說話）還是您們進去呢；還是我

去取幾把椅子來呢？（她走進走廊去拿椅子。）

烏夫人 喬治，您以為她如何？

克（愁慮）她的拳頭很有力哩。白莉，您和她握過了手麼？

白 握過了，立刻就沒有事的。

克 我希望如此。（威薇拿着幾把椅子出來。他趕速的去幫助她）讓我來。

烏夫人（垂愛的樣子）讓喬治勸爵幫着您拿椅子，親愛的。

威（差不多把兩把椅子搭掛在他的手上）您償願了。（她撲去手上的灰，走向烏蘭夫

人）您定然要一點茶，您不要嗎？

烏夫人（坐在白莉的椅子上，為她自己扇風）我很想喝一點。

威 我就去看看。（她走進草舍去了。喬治勸爵在這個時候，預備了去打開一把椅子，擺在烏蘭夫人的左邊。他把那一把拋在草地上；坐下去，口中銜着提杖的手柄，抑鬱的發呆。白莉仍然是不安樂的，不定的旋轉花園的右邊。）

烏夫人（相着克落夫，對白莉說）白莉，看他罷。他像是高興的樣子，他不是的嗎？這三年來，他要我帶我的小女兒見他，總是鬧

得我不好過。現在我做到了，他就發起癡來。

白的。

(敏捷的)呀！喬治，坐起來，且從您的口中取出提杖來。(克落夫恨恨的服從她。)

烏夫人 是的；不過少年人須得把一切沒有

白 我以爲您知道——倘若您不介意我這

意識的事，完全拋開。您不是要干涉嗎，白莉？我知道要如何待遇我自己的孩子，不會亞

樣的說——我們最好不要把她看作一個小女兒。您知道她已經是很出落的了。在我觀察她，似乎她無論比我們那一個都要老練些。

似您。(白莉鄭重的搖頭，把手灣向背後，走向園子的上邊去。烏蘭夫人裝着要笑，又現

烏夫人 (很快樂)喬治，聽他說罷！無論比我

出關心的樣子望着他。後來細聲向克落夫說)這件事何與於他呢？像那樣的，他是什麼意思呢？

們那一個都要老練些！她的莊重的態度把您塞住了。

克 (愠怒)您怕了白莉。

白 但是少年人受那種的待遇，他們分外明

烏夫人 什麼我哪怕了親愛的老白莉哪呀，一隻蒼蠅都不怕他。

克 您怕了他。

烏夫人 (發怒) 我煩請您照顧您自己的事

情，不要把您的怒臉對着我。無論如何，我不

怕您。您若是不安樂，您最好回去罷。(她站

起來，轉過身把背向着他。白莉和她敵面站

着。) 來，白莉，我知道這不過是您的仁愛的

心事。您恐怕我威嚇了她。

白 我的親愛的希特，您以為我生氣了。不要

那樣的猜想，求您不要。但是您知道的，我常

常注意您不注意的事情。您雖然從不容納

我勸告，後來總有時候悔不會容納得。

烏夫人 那末，現在您注意了什麼呢？

白 只是葳薇是個長成了的婦人。希特，請您

尊敬的待遇她。

烏夫人 (現出本然的驚訝) 尊敬！尊敬的待

遇我自己的女兒！還有什麼，請說罷！

葳 (來在草舍門口，叫烏蘭夫人) 母親，您

願意到我的房子裏來，取下您的帽子去喝

茶嗎？

烏夫人 願意，親愛的。(她對着白莉大笑，並

且在她走向走廊，經過他身邊的時候，輕拍

他的臉。她跟着葳薇走進草舍去。)

克 (詭譎的) 我說，白莉。

白 是的。

|克 我要問您一個稍微特別的問題。

|白 可以的。(他拿着烏蘭夫人的椅子，靠近

|克落夫坐下)

|克 這樣好了：他們作興從窗子裏聽見我們

說話。注意這裏：希特曾經告訴您那個女兒的父親是誰嗎？

|白 從不曾告訴過。

|克 您有什麼疑心，猜想是誰嗎？

|白 沒有。

|克 (不相信他)我明白了。無論她告訴您一

件什麼事情，您自然覺得不能夠說出來。但是我們將來天天會見這個女孩子，這件事

弄不確實，就不好擺佈了。我們不能夠確定

怎麼樣的打算她。

|白 那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按她自己的才能

看待她。至於父親是誰，這有什麼相干呢？

|克 (狐疑)然則您知道了他是誰呢？

|白 (稍微生氣)我剛才說了不知道。您沒有

聽見？

|克 請您注意，白莉。我請求您一個特別的恩

惠。倘若您真的知道(現出抵抗白莉的動

作)——我不過說，倘若您知道，您最少可

以寬慰我關切她的心。實在是我覺得爲她所引動了。呵，不要驚怪。這全是天真的觸動，

使我迷惑起來。照我所知道的，我或許是她的父親哩。

白 您哪！不能夠的呵，不是的，糊說！

克 （詭譎的接近他）您知道我一定不是的嗎？

白 我告訴了您，我同您一樣不知道一點。但是實實在在的，克落夫——呵，不是的，這個不在此問題之內。沒有一點相同的所在。

克 至於那個，我可以看出來，她和她的母親沒有相同的所在。我猜想她不是您的女兒，她是的是嗎？

白 （他聽見這個詰問，忿然相着他；然後努

力鎮定他自己，和緩的，莊肅的回答他）現在聽我說，我的親愛的克落夫。那方面的烏蘭夫人的生活，與我沒有一點關係，並且我從沒有同她發生過關係。她不會向我說過這件事，我也自然不會向她說過這件事。您的美感將要告訴您：一個美麗的婦人需要幾個朋友，這幾個朋友不是——不是和她有這個關係的。她自己的美麗有時使她受苦腦，她須得躲避。您與希特的交誼，大概比我深得多。您定可以把這個問題自己去問問她。

克 （不耐煩站起來）我常常問過她了。但是

她是很決絕的，總說這個孩子完全是她一個人的。倘若這個孩子可以沒有父親，她定然不承認她有父親。她不肯洩漏出一點來——無論如何，沒有一點可以相信的。白莉，這件事我完全不舒服。

白（也站起來）您既是無論如何年紀足夠做威嚴的父親，我可以同意：我們兩人卻把父母的態度，當作她是一個青年女孩子，我們都得保護她，幫助她，越多越好，因為那個真正的父親，無論他是誰，大概是一個流痞。您說怎樣呢。

克（挑釁的）您若說到年紀的話，我不比您

更老。

白 您是更老的，我的親愛的朋友：您是生成的老。我是生成的一個孩子：我總不覺得我一生世會變成一個大人嗎？

烏夫人（由草舍內叫道）白——莉喬治！

——茶——茶——茶！

克（急忙的）她叫我們。（他趕快的進去。白莉搖頭，預料後來的凶信。他正漫漫的跟着，一個少年男子叫住他。這個男子剛在公共場上向門奔來。他是一個有趣的，可愛的，服裝艷麗的，全沒有用處的少年人。年紀二十零歲，聲音動人，舉止隨和。他拿着一把很輕

的遊獵連珠鎗)

少年男子 喊！白莉呀！

白 呵，佛蘭克加得拉哪！（佛蘭克走進來，誠懇的握手。）您在這裏做什麼呢？

佛 同我的父親住着。

白 羅馬教父嗎？

佛 他是這裏的教區長。這回秋天，爲着經濟的原因，我與我的家裏人住着。七月間發生事變，羅馬教父還得替我還債。結果他破了產，並且我也是一樣。您在這些地方做什麼？您認識這裏的人嗎？

白 我正和一位烏蘭姑娘頑耍一天。

佛 （誠懇的）什麼話！您認識薇薇嗎？她不是

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嗎？我正教她打鎗——

您看（現出他的連珠鎗）我很喜歡她認識您。他正應當認識您這一類的人。（他發笑，提高他的動人的聲音，幾乎成一種歌唱的音調。他大聲說）在這裏遇着您是很快樂的，白莉。現在不是的嗎。

白 我是她母親的一個老朋友。烏蘭夫人叫我來和她的女兒認識。

佛 她的母親在這裏嗎？

白 是的——在裏面喝茶。

烏夫人 （在裏面叫）白——莉——莉——

！
茶點快要涼了。

白（大聲）是的，烏蘭夫人等一會。我這裏正

遇着一位朋友。

烏夫人 一位什麼？

白（聲更大）一位朋友。

烏夫人 帶他來。

白 好的。向佛蘭克您肯應承這個敦請嗎。

佛（猶移，但很快樂）那就是葳薇的母親

的嗎？

白 是的。

佛 上帝呵！好一隻靈鵲呀！您以為她會喜歡

我嗎？

白 我相信您會使您自己照常的受歡迎。進

去試試看。（向房子走去）

佛 停一會。（鄭重的）我要您信賴我。

白 請您不必。這不過是一些無味的蠢事情。

好像紅嶺地方應門接客的侍女一樣。

佛 這比那個更要緊得很。您不是說您是第

一次會見葳薇嗎？

白 是的。

佛（聲音狂散）那末，您就不知道她是一個

什麼樣的女孩子。那樣的性格！那樣的知覺！

還有她那樣的聰明呵！白，憑我目擊的，我

只能告訴您，她是聰明的。而且那個最愛護

的小靈心——

克 (頭放在窗子外) 我說，白莉，您是怎麼樣的哪？

的哪？快來罷。(他隱入)

佛 喊！這種狗樣子的說話，他不是的嗎？他是誰。

白 喬治克落夫勳爵，烏蘭夫人的一個老朋友。我以為我們最好是進去罷。

(他們正走向走廊，園門口有人把他們叫住了。他們轉過身來，看見一位年長的牧師望着這裏。)

牧師 (叫) 佛蘭克嗎！

佛 喊！(向白莉) 這是羅馬教父。(向牧師) 是

的，主教：不錯的。就來。(向白莉) 您看罷，白莉，您寧可進去喝茶罷。我立刻就來找您。

白 很好。(他向牧師舉起帽子，牧師在遠處承受他的禮。白莉走進草舍去。牧師直硬的站在園門外，手放在門頂上。他是一國個家，教堂食采邑的牧師，名字叫做森苗耳加得拉，年紀過了五十。好誇大喧嘩，聲音澎湃。他自己擺出一個教父，又是一個牧師的駕子，其實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夠使人敬重。

森牧師 好的，先生。我若可以問您，這裏誰是您的朋友呢？

佛 呵，主教，這是很好的地方哪！進來罷。

森牧師 不成的，先生；我要先知道我是走進誰的花園裏去。

佛 這是很好的地方。這是烏蘭姑娘的花園哩。

森牧師 自從她來後，我沒有看見她到教堂裏去過。

佛 自然是不去的。她是一個第三的競爭者——很有智慧的！——所得的學位比您還高。爲什麼她要去聽您講道呢？

森牧師 不要侮慢，先生。

佛 呵，這不要緊的。沒有人聽見我們說話。進

來罷。（他打開門，把他的教父忽忽略略的

拖進園來。）我要向她介紹您，她和我談得很投合。她是很可愛的。您記得七月間您勸告我的話嗎，主教？

森牧師（正色）記得的。我勸告您把懶怠的性質和油滑舌頭革除掉，做一件光榮的事業，卽以此爲生計，不要依賴着我。

佛 不是的，這是您後來的思想。您實在是說：既是我沒有聰明，又沒有金錢，我最好利用我的華美的容貌去娶一個兩項都有的人。好了，看看這俚。烏蘭姑娘有聰明：您是不能否認的。

森牧師 聰明不是一切的東西哪。

佛 自然不是；有金錢——

森牧師（嚴厲的堵住他）我不是說金錢咧，

先生。我是說高等的事情——例如，社會上的事業。

佛 那個我是一點都不注意的。

森牧師 但是我注意哪，先生。

佛 又沒有人要您娶她。無論如何，她有值得

堪卑支大學一個高等學位的東西；她還似

乎有她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錢。

森牧師（覺得有點好笑）我很不相信：她有

您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錢哩。

佛 呀！我不是這樣很奢耗的哪。我的生活很

安靜的；我不喝酒；我不大賭錢；我從不像您

在我的年紀的時候常常發癡的。

森牧師（狂叫）住口，先生。

佛 好的。當我癡想那個紅嶺的接客侍女的

時候，您自己告訴我：您為一些寫給一個

婦人的書信，您送給她五十金鎊，在——

森牧師（恐怖）嘎——嘎——嘎，佛蘭克，天

呀！（他恐懼的周圍旋顧。看見沒有人可以

聽見他們說話，他鼓起精神又叫起來，但較

小聲一點。）我為着您自己的好處，纔信心

說給您聽，免得您有一件錯過，終身悔恨，您

到是不客氣的利用起來了。先生，要以您父親的愚蠢爲戒，不要把來做您自己的解說。

佛 您曾經聽見過惠靈吞公爵和他的書信的故事嗎？

森牧師 不會，先生；我也不願聽他。

佛 這個鐵公爵註惠靈吞公爵作戰勇敢直前故人都稱他爲鐵公爵

可沒有拋掉五十金鎊——不是他。他只寫了：『我的親愛的建拉：宣佈出來，並且厭棄了罷！您的感激的惠靈吞。』您應該是那樣做的了。

森牧師（可憐的樣子）佛蘭克，我的孩子。我寫那些書信的時候，我把我自己放在那個

婦人權力之下。我將她告訴您的時候，我不

幸又略把我自己放在您的權力之下。她拒

絕不受我的錢，給我幾句話，這幾句話我永

遠不會忘記的。她說：『知識是權力；我永遠

不賣掉權力。』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她

從沒有使用過她的權力，致令我有一刻的

不安樂。您對於我的舉動，比她更壞了，佛蘭

克。

佛 呵，我敢說是的！您曾經用那天對我講

道的法子，對她講過嗎？

森牧師（傷心，幾乎要流淚）我離開您罷，先生。您是不可教訓的。（他轉身向園門去。）

佛 (全不感動) 告訴他們, 我就會回家來喝茶的, 主教。您願意像一個好人告訴他們嗎?

(他走向草舍的門, 遇見葳薇走出來, 後頭跟着白莉克落夫和烏蘭夫人)

葳 (向佛蘭克) 那是您的父親嗎, 佛蘭克? 我很想會會他。

佛 定然的。(叫他的父親) 主教呀。(森牧師在園門口回轉身來, 糊亂摸索他的帽子。白

莉來在對面的那一邊, 看見這種禮貌, 不禁怡然。克落夫在近吊床處巡走, 用提杖敲擊吊床, 使他舞蕩。烏蘭夫人在草舍門口停住,

用力相着這個牧師) 讓我介紹——我的

父親：烏蘭姑娘。

葳 (走向牧師, 握他的手) 我很喜歡在這裏會見您, 加得拉先生。讓我介紹一些的人。
加得拉先生——佛蘭克加得拉先生——白莉先生——喬治克落夫先生和——

(當這些人彼此舉起帽子的時候, 烏蘭夫人叫一聲, 把葳薇的話打斷了; 她飛跑下來, 捉住森苗耳牧師。)

烏夫人 呀, 這是森加得拉, 進了教堂哪! 您不認識我們嗎, 森? 這是喬治克落夫, 如生人一樣的大, 且兩倍於自然的。您不能記得我嗎?

森牧師 (很羞紅的) 我真的——

烏夫人 您自然是記得的。我還有一簿册的您的書信，就在前幾天內我找得的哩。

森牧師 (迷亂得很) 我相信您是蛾蛾史姑娘。

烏夫人 (趕快大聲在他耳邊更正他) 吓！糊說——烏蘭夫人哪。您不看見我的女兒在那裏嗎？

第二幕

(黃昏後在草舍內。從內面向東方看——不是從外面向西方看——格子窗在草舍前邊牆上的中間，窗簾扯起來了，左邊是走廊的門。向邊房的門開在左

邊牆上。靠這邊牆的後頭擺着一架食廚，上面有一枝燭，還有一些火柴；佛蘭克的連珠鎗放在傍邊，鎗管靠在碟架子上。當中有一張桌子，點着一盞燈。薇薇的書籍和寫字的物件放在窗子右邊靠牆的一張桌子上。火爐在這張桌子的右邊，生了火，傍邊有一睡椅。這張桌子的左右兩邊都擺着一把椅子。)

(草舍的門開着，望見外面一個美麗的星夜。烏蘭夫人走進來，後面跟着佛蘭克；她肩上圍着一條披巾，是薇薇借給她的。她走得疲乏了；嘆一口氣，解開帽

針；取下來刺在帽頂上；把帽子放在桌上。）

烏夫人 呵，上帝！我不知道在這個地方散步

與坐在家裏沒有事做，那一項更壞些哩。只要這裏有威士忌酒和蘇打這種的東西，我現在很用得着。

佛 （幫助她解下披巾，同時又在她肩最

小心的用手指輕輕撫摩）或者葳薇有些。

烏夫人 （當她覺得他撫摩的時候，她轉過

頭來，用眼角斜視着他一會）糊說！像她這

樣一個青年女孩子，要這種的東西做什麼

哪！不要管，那不相干的。（她煩悶的倒在桌

子邊一把椅子上。）我奇怪她在這裏怎樣的過日子哩！我就寧願住在維也納。

佛 讓我帶您到那裏去罷。（他把披巾摺得

整齊的，掛在別一把椅子背上，對着烏蘭夫人坐下。）

烏夫人 出去罷！我現在覺得您是一個肖父子。

佛 肖這個教父嗎？

烏夫人 不用您管。這些事情裏面，您知道什麼？您不過是一個孩子。

佛 同我到維也納去嗎？那裏定有許多靈鵲子哩。

烏夫人 不去，多謝您。維也納不是您去的地

方——最少要等到您長大一點。（她對他

點首，表示加重這個勸告的意思。他假裝乞

憐的樣子。她相着他，站起來走向他）注意，

小孩子（兩手抱着他的胸，扭起來對着她）

您像您的父親，我完全全的知道，比您自

己知道的還清楚一點。您頭腦裏面對於我

不要有一點愚蠢的思想。您聽見嗎？

佛 （用他的聲音嫵媚她）我不能不如此，

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這個有家庭的關係。

（她假裝要打他的耳朵；又一會看着這可

愛的，嘻笑的，拾起來了的，臉，竟爲所蠱惑了。

最後她與他親吻，立即轉開去，悔恨起來。）

烏夫人 呀！我不應該做了那個。我是卑鄙的。

您不要管，我的親愛的；這不過是一個似母

親的吻。去和威薇表示愛情罷。

佛 我已經表示過了。

烏夫人 （轉過來相着他，聲音中帶着一種

驚訝的尖銳音調）什麼話！

佛 威薇和我是很知心的朋友哩。

烏夫人 您是什麼意思？注意這個：我不喜歡

那個惡少用祕密手段謀運我的女兒。您

聽見嗎？我不喜歡這個。

佛 （全不羞怯）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您不

要着驚罷。我的心意是光榮的——很光榮的；您的小女兒又很能夠保衛她自己。她不像她的母親，用不着一半樣的照顧。您知道她沒有那樣的美麗哪。

烏夫人（爲他的言語所挫折）好的，您有一個漂亮的，強頑的，兩寸厚的脰，掩蓋了您的全身。我不曉得您從那裏得來的——定不是得自您的父親的。（走廊中有說話聲和腳步聲。）呀！我聽見他們進來了。（趕快的坐下去。）記着：您受了我的警告了。（森苗耳走進來，克落夫跟着他。）您們兩個人怎麼樣了呢？白莉和葳薇在那裏呢？

克（把他的帽子放在睡椅上，提杖放在煙管角裏）他們走上山去了。我們走下村子來。我要喝一點水。（他坐在睡椅上，把腳放在座子的沿邊。）

烏夫人 她沒有告訴我，就不應該像這樣的走開去。（向佛蘭克）替您的父親拿一把椅子來哪，佛蘭克。這像什麼樣子呢？佛蘭克跳起來，欣然給他的父親送一把椅子去。又從牆上取下一把來，坐在中間的桌子邊，他的父親在他的右邊，烏蘭夫人在他的左邊。）喬治，今晚上您到那裏住去呢？您不能夠住在這裏咧。而且白莉又怎麼樣好呢？

克 加得拉會給我的住處。

烏夫人 呵，您定然照顧了您自己！但是白莉怎樣呢？

克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到旅館裏睡去哩。

烏夫人 您有房子給他嗎，森？

森牧師 呵——您知道的，我既是這裏的教

區長，不能够要做什麼就恰好的做什麼。呵

——白莉先生在社會上是什麼位置呢？

烏夫人 他是很好的：他是一個建築家。森，您

是一個老腐敗的東西！

佛 是的，這是很對的，主教。他爲美獲公爵在

孟漢司省建築那個地方——他們叫他做

挺丹修道院。您一定聽見過了。（他趕快向

烏蘭夫人欣欣的丟眼示意，又溫和的看着他的父親。）

森牧師 呵，既是那樣，自然我是很快樂的。我

想他自己是認識美獲公爵的。

佛 呵，很親密的哪！我們可以叫他睡在基阿

經拉的老房子裏面。

烏夫人 好的，那就決定了。現在那兩個人還

不進來，和我們吃晚餐哪。像這樣天黑之後，

他們真不能夠在外面的。

克（挑激的）他們於您有什麼妨礙嗎？

烏夫人 無論有沒有妨礙，我不喜歡這樣的。

佛 寧可不等他們，烏蘭夫人，白莉將要儘量的在外逗留。他不知道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帶着我的薔薇到叢莽中亂跑，是什麼樣的一件事哪。

克 (坐起來稍帶驚惶) 我說，您知道。噫！

森牧師 (嚇開了他職業上的態度，現出真正的勇力和誠懇) 佛蘭克，不准再如此。這是出乎問題之外了。烏蘭夫人將要告訴您：這是不能夠推想的。

克 自然不能夠。

佛 (迷亂) 烏蘭夫人，是那樣的嗎？

烏夫人 (反思) 森，我不知道。若是這個女孩

子要嫁人；留着她不嫁，是沒有好處的。

森牧師 (驚愕) 但是嫁給他哪——您的女兒嫁給我的孩子哪！想想罷，這是不可能的。克 自然這是不可能的。希特，不要像一個獸子樣的。

烏夫人 (激怒) 爲什麼不可能的。我的女兒配不上您的孩子嗎？

森牧師 但是，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您定然知道這個理由——

烏夫人 (抗辯) 我不知道什麼理由。若是您知道，您可以將他們告訴這個小子，或者告訴這個孩子，又或者告訴您的會衆，只要您

願意就是了。

森牧師。（阻喪的）我不能够將這些理由告

訴一個人，您是知道很清楚的。不過我若對我的孩子說有些理由，他會相信我的。

佛 很對的，爹：他會相信的。但是您的孩子的舉動，曾經受過您的理由的影響嗎？

克 您不能够娶她；那就都來了哪。（他立起來，站在爐板上，背向着火爐；決絕的皺着眉毛。）

烏夫人（嚴刻的轉向着他）這於您有什麼關係呢，請說罷？

佛（用着他的最可愛的唱歌聲調）這確是

我自己剛要用我的文雅的言辭來問他的。

克（向烏蘭夫人）我猜想：您不願意把這個女孩子嫁給一個年紀比她更小的，沒有職業的，沒有兩個辯士養着她的人吧。若是您不相信我，問問森看。（向森牧師）您還有幾多錢要給予他呢？

森牧師 再沒有一個辯士了。他的家產都得去了；他在七月間耗費得乾淨了。（烏蘭夫人的人臃沉下去。）

克（看着她）是吧！我告訴了您哪！（他又坐在睡椅上，把脚放在座子的沿邊，好似這件事是完全決定了的。）

佛 (坦白的) 這樣太射利了。您以為烏蘭姑娘是為金錢嫁人嗎？倘若我們彼此相戀愛

——

烏夫人 多謝您。您的戀愛是一宗很賤的貨

物，我的小子。若是您沒有錢養活一個妻子，

那就算決定了：您不能娶葳薇。

佛 (很有樂趣的) 主教，您怎樣說，？

森牧師 我和烏蘭夫人同意。

佛 而且克落夫已經表示過他的意見了。

克 (憤怒的轉過來，枕着他的手肘) 小心點：

我不願意打您的腦。

佛 (尖利的) 我很不欲驚擾您，克落夫；但是

剛纔您對我說話的時候，您給您自己一種

像父親樣的權利。一個父親足夠了，多謝您。

克 (輕鄙的) 呸！(他又轉開去)

佛 (立起來) 烏蘭夫人，就是為您的緣故，我

都不能夠拋棄我的葳薇了。

烏夫人 (低聲怨謗) 惡少！

佛 (繼續說) 並且您既是決定要把別的希

望去引她，我將來就要趕快的把我的情形

陳訴於她。(他們注視着他，他朗朗的背誦

起來)

他懼他的命運太苦，

也怕他的價值太輕，

所以不敢嘗試
得失全都斷定。

(當他正在背誦的時候，草舍的門打開來；

葳薇和白莉走入。他突然停止。白莉把他的帽子放在食廚上。這裏衆人的舉動立刻改變起來。克落夫由睡椅上放下他的脚，且看見白莉來火爐近着他，自己也安樂了。烏蘭夫人覺得不自在，裝作不滿意的樣子。)

烏夫人 這許久您在那裏呢，葳薇？

葳 (除下她的帽子，隨便的拋在桌上) 在山
上哪。

烏夫人 沒有給我
知道，您不應該像這樣的

走開去。我如何能够曉得您是怎樣的呢！

——况且天又夜了！

葳 (走向內房的門邊，把他打開來，不顧及

她的母親) 現在差不多要吃晚餐麼？我恐怕我們在這裏稍微擁擠一點哩。

烏夫人 葳薇，您聽見我所說的話麼？

葳 (安靜的) 聽見了，母親。(又提到晚餐的

困難) 我們有多少人呢？(數着) 一，二，三，

四，五，六。好的，有兩個人要等到傍的人吃完

了纔有吃：愛麗遜夫人只有四個人的碟子和刀子。

白 呵，我不要緊的。我——

葳 白莉先生，您走了好遠的路，已經餓了；您

可以立刻吃您的晚餐去。我自己可以等待的。我要一個人同着我等待。佛蘭克，您饑餓了嗎？

白 一點都不餓——實在我不願意吃。

烏夫人（向克落夫）您也是不願意吃的，喬

治。您可以等待。

克 呵，餓得很，自從喝過茶之後，我沒有吃一點東西哩。森不能夠等候嗎？

佛 您要餓死我可憐的父親嗎？

森牧師（負氣的）讓我自己說話罷，先生。我

完全的願意等待。

葳（斷決的）用不着了。只要兩個人。（她打

開內室的門。）加得拉先生，您肯帶着我的

母親進來嗎？（森牧師帶着烏蘭夫人走過

第二間房子去。白莉和克落夫跟在後面。除

却白莉以外，他們都顯然不滿意這種擺佈，

但是不知道怎樣的抵擋他。葳薇站在門口，

向裏面望着他們。）白莉先生，您不能夠擠

過那個角上去嗎？這是稍微緊迫些。仔細您

的外衣，不要挨着了粉牆水——那樣對了。

您們現在都舒服了嗎？

白（在內面）很舒服的，多謝您。

烏夫人（在內面）讓這個門開着，親愛的。

（佛蘭克看着葳薇；然後偷至草舍門口，輕輕的滿打開來。）呵，上帝！好涼的空氣呀！您最好把他關起來，親愛的。（葳薇隨即關上。

佛蘭克也寂然偷着把草舍門關上。）

佛（歡躍）哈！擺開了他們哪。葳薇，您以為我的主教如何。

葳（執成見，且莊嚴的）我很少對他談話。他不像是一個特別有能幹的人哩。

佛 這個老人家不全然是像這樣一個獸子的。您看，他是這裏的教區長；因為要摹倣這種的生活，他把自己做得更成了一隻驢子，

比他的本來面目更加蠢了。這個主教可憐的老人家，沒有這樣的壞；我也不是這樣的嫌惡他。他實在是好的。您以為您會和他過得來嗎？

葳（稍微嚴肅的）我不以為我將來的生活，會和他有多大的關係，就是我母親的老朋友中無論那個——或者除却白莉——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您以為我的母親如何？

佛 真真實實的嗎？

葳 是的，真真實實的。

佛 她常常是很快樂的。但是她有點小心，她不是的嗎？而且克落夫呀，克落夫！

| 蕨 一個苦命呀，佛蘭克！

| 佛 一羣的歹人呀！

| 蕨 (很輕鄙他們)倘若我以為我自己好像

要成一個浪費的人，一餐一餐的謀得來吃，
沒有宗旨，沒有品格，沒有毅力，我就會破開
一個血管，流血以死，一刻都不遲疑的。

| 佛 呵，您不會的。他們既是無須那樣，可以供

給得來，為什麼還要吃一點苦呢？我願意我
有他們的運命。呵，不是的；我所反對的，是他
們的形狀哩。這不是物質的；這是懶怠的，如
此懶怠的。

| 蕨 您以為您若是不去工作，到了克落夫那

樣的年紀，您的形狀可以更好一點嗎？

| 佛 自然我可以的——無論如何好得多。蕨

| 慢不要教訓：她的小孩子是不可教訓的。

(他想把手去撫摩她的腦)

| 蕨 (嚴厲的把他的手下來)走開去：蕨慢

今天晚上不高興打她的小孩子哩。

| 佛 好惡呀！

| 蕨 (向他頓足)鄭重些。我是鄭重的。

| 佛 好的。我們就談學理罷。烏蘭姑娘，您知道
一切最高深的思想家，都以為現代文化的
毛病，一半是由於青年感情上的饑餓嗎？我

藏（攔住他）您是疲倦了呵。（她打開內房的門）您們那裏有佛蘭克的座位麼？在這裏抱怨說饑餓了哩。

烏夫人（在內面）自然有的。（她移動桌上的物件，刀子和玻璃杯子喋喋的響起來。）

這裏在我的傍邊現在有座位了。來罷，佛蘭克先生。

佛（他走去的時候，斜向着藏薇）她的小孩子將來定要報復他的藏薇的。（他走進那個房子裏去。）

烏夫人（在內面）這裏，藏薇；您也來罷，孩子。您一定餓極了。（她走進來，克落夫跟着她，

又現出很恭維的樣子，爲藏薇打開門。她走出去全不瞧着他，等她走過之後他又關上門。）呵，喬治，您沒有吃一點東西，不能夠就算了。

克 我喝一點就夠了。（他把他的手插進他的衣袋裏面，不停的在房子裏內鬱鬱的行。）

烏夫人 我喜歡有好多的東西吃。但是一點點的冷牛肉片和牛乳餅與葛荳就够費事了。（她只吃得半飽。嘆一口氣，懶懶的坐在桌子傍邊。）

克 您爲什麼要鼓勵那個小狗頭呢？

烏夫人（立刻謹慎起來）喬治，您要 and 那個

女孩子怎樣呢？我已經是看守了您相着她的像子。記着：我知道您，還知道您相着她是什麼意思。

克 相着她沒有什麼傷害，有的嗎？

烏夫人 若是我看見了您一點糊塗的事情，我定然立刻把您趕出去，送回倫敦去了。我

看得我女兒的小指頭，比您全部的身體和靈魂還要貴重些。（克落夫聽着這些話，藐

視的冷笑一聲。烏蘭夫人見不能夠裝作摯愛的母親的態度去壓制他，臉上有點發紅，

又低音說）您寬心罷：這個小狗頭不會比

您更多有一點機會咧。

克 一個男人不能夠愛戀一個女孩子嗎？

烏夫人 不是一個像您這樣的人哩。

克 她有多大年歲了？

烏夫人 您不要管她有多大年歲。

克 您爲什麼把這件事做得如此的祕密呢？

烏夫人 因爲我高興這樣的。

克 我現在還不到五十歲，我的財產曾不少

於——

烏夫人（攔住他）是的；因爲您又貪鄙，又乖

戾。

克 並且一個勳爵不是天天碰得見的。在我

這樣的地位的人，再沒有肯要您做岳母的了。爲什麼她不能夠嫁我呢？

烏夫人 您哪。

克 我們三個人可以住在一塊十分舒服的。我定然比她先死，留下她一個壯健的寡婦，擁有許多的財產。爲什麼不能夠呢？這件事時時在我心裏。我同裏面那個獸子，是同路並行的了。

烏夫人（反抗）是的：這種的事情時時在您心裏哪。（他停住不走；兩個人彼此對相着；她是堅硬的，輕鄙厭惡裏面藏着一種恐懼；他是鬼祕的，眼珠裏面含有一種情慾的閃

光，微微強笑，蠱惑着她。）

克（看見她沒有同情的表示，忽然變成操慮急切的樣子）注意這裏，希特，您是一個伶俐的婦人；不要演出那種道德的氣象。我再不提一個問題，您也再不用回答。我將要把全部的財產付給她；而且在結婚的日子，您自己若要一張匯條，您可以隨您的意說一個數目——要合道理的。

烏夫人 喬治，這件事就同您講到了那一層，和一切別的衰敗老廢物一樣哪！

克（兇悍的）您這下地獄的東西！她站起來，猛烈的對着他。恰好這時內房的門打開

了，聽見那些人走出來。克落夫心神擾亂，急忙跑出草舍外去。牧師回轉來。

森牧師（四面迴顧）喬治，勳爵在那裏呢？

烏夫人 出外面吸煙去了。（她走近火爐，背

向着他去安撫她自己。牧師走向桌子去取

他的帽子。這時候葳薇走出來，後面跟着佛

蘭克；他極端疲乏的樣子，傾倒在最近的一

把椅子上。烏蘭夫人回顧葳薇，且帶着比平

常更甚的慈愛的感情說）親愛的，您的晚

餐吃得好嗎？

葳 您知道愛麗遜夫人的晚餐是那樣的罷

了。（她轉向佛蘭克，且拍着他）可憐的佛

蘭克呀！所有的牛肉片都沒有了嗎？只剩得麵包，牛乳餅和薑汁皮酒嗎？（嚴厲的，好像很爭鬧了一晚的樣子）她的牛油真是可怕的。我定要到店裏去買些來。

佛 真是要買些來！

（葳薇走向寫字的桌子，寫一個買牛油的條子。白莉從內房走出來，他的手巾用作了圍布，這時候纔摺起來。）

森牧師 佛蘭克，我的孩子：這個時候我們要想着回家了。您的母親還不曉得我們有客去哪。

白 我恐怕我們要煩擾哩。

佛 全不煩擾，白莉。我的母親看見您定是喜

不會有一刻兒的團聚哩。

歡的。她本來是一個有才智的，善藝術的婦人；她在這裏足足的一年了，除掉主教之外，看不上一個人；所以您可想見這是使她如何快樂的。（向森牧師）您不是有才智的或是善藝術的，您是嗎，父親？您立刻帶着白莉回家去。我將要在這裏陪侍烏蘭夫人。您可以在花園裏遇着克落夫。他是作伴的絕妙的小強狗。

白 （從食廚上取下他的帽子，來近佛蘭克）
同我們去罷，佛蘭克。烏蘭夫人已經是好久沒有看見薇薇姑娘；我們又阻住得他們還

佛 （很柔和的，帶着奇怪的驚異，看着白莉）

自然的，我忘記了。很感謝您提醒我。一個完全君子，白莉常常是——我一生的模範。（他站起來要走；又在這兩個老人中間停住一刻，把一隻手放在白莉肩上。）唉，倘若我的父親是您，不是這個無用的老人家！（他把那隻手放在他父親肩上。）

森牧師 （暴怒）住口，先生，住口！您褻瀆我哪。
烏夫人 （大笑）您應該使他更守一點規矩，森。再會。這裏替克落夫帶着帽子和提杖還替我致意問候。

森牧師（拿着這些東西）再會。（他們握手。他走過薇身邊，又和她握手，且說再會。然後向佛蘭克下一個嚴重的命命）立刻跟來，先生。（他走出去。這時候佛蘭克已經從食廚上取下了帽子，從碟架子上取下了連珠鎗。白莉和烏蘭夫人及薇握手，走出去；烏蘭夫人漫漫的陪他走到門口，望着走過花園。佛蘭克寂寂的向薇微求一個親吻；薇嚴肅的瞧他一下，遣開他去；從寫字的桌子上取兩本書和一些紙，利用中間桌上的燈，坐在那裏。）

佛（在門口拿着烏蘭夫人的手）再會，親

愛的烏蘭夫人。（他緊握她的手。她抽開去，嘴唇緊閉，現出不樂意將要打他的耳朵的樣子。他嘻嘻的笑着跑開去，隨後把門緊合上。）

烏夫人（回到桌子邊她原來的坐位上，面對薇，覺得受了一晚的煩擾，現在客纔去了）您一生來會聽見過一個人這樣咕噪咕噪的嗎？他不是一個討厭的東西嗎？（她坐下去）現在我想到這件事了，親愛的，您不要去鼓勵他罷。我確信他是一個老無用的人。

薇 是的：我恐怕可憐的佛蘭克是一個完全

無用的人。我將來須得擺開他；不過這個可

相信哩。

憐小子雖是够不上，我可是爲他難受。克落

烏夫人 您的生活方法！您是什麼意思呢？

夫那個人似乎也不是很好的，他是的嗎？

葳 （用她的鏈子上的割紙刀子割下一頁

烏夫人 （爲葳薇的冷語觸怒了）孩子，男子

書）母親，您真是從不覺得我和別的人一

們的事您知道什麼，就來那樣的談論他們

樣，也有一個生活方法嗎？

嗎？喬治，克落夫勳爵是一個我的朋友，您須

烏夫人 您說的是什麼糊說？您要表示您的

要打定主意多多的會見他哩。

獨立，現在是學校裏一個小小的成人嗎？不

葳 （很不感動）爲什麼。您希望我們將有很

要成一獸子哪，孩子。

多的相聚的日子嗎——我說您和我？

葳 （放縱）您在這件事上面所要說的都來

烏夫人 （注視着她）自然的——要等到您

了，母親，是的嗎？

嫁了。您不能够再回到學校裏去的。

烏夫人 （迷亂後又發怒）不要時時向我發

葳 您以爲我的生活方法與您相合嗎？我不

這種的問題。（兇悍）住口。（葳薇繼續的做

下去，不肯耗費時間，也不說話。您和您的

道。您是誰？您是什麼東西？

生活方法，真是的！第二件是什麼呢？（她又

烏夫人（氣喘的站起來）您這個小妖精。

相着葳薇。沒有回答。您的生活方法是我

葳 人人都知道我的名譽，我的社會上的位

所歡迎的。真是歡迎的。（又停止一下）自從

置和我目的所在的事業。關於您的事情，我

您得着那個數學榮譽——或者無論您什

不知道一點。您要我和您及喬治克洛夫勳

麼——之後，我就看出了您這種的氣象。您

爵同住着，又是那種的生活方法呢？請說罷。

若以為我會忍受他，您是錯誤了。您越早覺

烏夫人 小心點。我將要做些我後來會悔，您

悟，越有好處。（低聲怨謗）在這件事上面我

也會悔的事情哪。

所要說的話都來了，真是的。（又憤怒的提

葳 （把她的書冷然的，決絕的拋在一邊）那

高她的聲音）姑娘，您知道您是向誰說話

末，我們暫且放下這件事，等到您稍微能够

麼？

忍受他的時候再說罷。（帶批評的度態相

葳

（斜視着她，頭仍對着書不抬起來）不知

着她的母親。您是要藉散步，打網球來振

作您的。您是很衰弱了的：今天您走了二十碼的上山路，就得停住喘氣；而且您的手腕不過是一團的肉罷了。看看我的。（她舉出她的手腕來。）

烏夫人（懊喪的望她一會，就嗚咽起來）
薇——

薇（嚴刻的跳起來）請您不要哭起來。無論什麼都可以的，但是不要哭。我真不能耐受人家嗚咽。倘若您要哭，我會走出房子外去的。

烏夫人（可憐的樣子）呵，我的親愛的，您如何能够這樣惡心的對待我呢？我是您的母

親，沒有權利管束您嗎？

薇 您是我的母親嗎？

烏夫人（激怒了）我是您的母親呵，薇薇呀！

薇 那末我們的戚友在那裏呢——我的父

親——我們家庭裏的朋友您要求一個母

親的權利來叫我做獸子，孩子；來對我說那

學校管理我的婦人都不敢說的話來指定

我的生活方法來強迫我交結那人人人都看

得出來，是倫敦交際派中最乖戾的一個兇

徒。在我麻煩我自己來拒絕這種要求之先，

我還得看看這種的權利有沒有真實的存

在。

烏夫人（昏迷的跪下去）呵，不可，不可，停住。

停住。我是您的母親：我誓言是的。呵，您不能

够不認我——我自己的孩子呀：這是反本

的。您相信我，您不信嗎？說您相信我。

薇 誰是我的父親呢？

烏夫人 您不知道您詰問什麼東西。我不能

够告訴您。

薇（堅決的）呵，能够的：倘若您願意，您能够

的。我有知道的權利，您也很明白我有那種

權利。若是您願意，您不能夠拒絕告訴我；但

是您若拒絕了，明天早上我就要離開您了。

烏夫人 呵，聽見您那樣的說話，太可怕了。您

不會——您不能夠離開我。

薇（殘忍的）倘若您爲這個和我爭鬧，我能

够的，一刻都不遲疑的。（厭惡得震動起來）

我如何能够確信我的血管裏面，沒有那個

兇殘浪子的污濁血液呢？

烏夫人 沒有，沒有。我誓言不是他，也不是您

從來遇見的那些人。最少這個我可以確信

的。（當這句話的意義閃動薇薇的時候，她

的眼珠尖厲的凝注着她的母親。）

薇（慢慢的）最少，這個您可以確信的。呵，您

的意思是：您可以確信的都在此了。（深思

的）我明白了。（烏蘭夫人雙手掩住她的

。不要那樣做，母親：您知道您不覺得一點。
（烏蘭夫人放下她的手，哀慘望着葳薇。

葳薇拿出她的錶來且說）今天晚上就這樣够了。您喜歡幾點鐘吃早飯呢？八點半鐘您嫌太早了嗎？

烏夫人（顛狂的）我的上帝，您是那種的婦人呢？

葳（漠然）我應當希望是世界產生得最多的那一種。否則我不知道世界怎樣能够把他的事情辦了來，（捉着她母親的手腕，很堅決的拖起來）端整些。那樣對了。

烏夫人（怨恨的）您對待我很粗暴的，葳薇。

葳 糊說。什麼時候去睡呢？已經過了十點鐘了。

烏夫人（傷感的）我去睡有什麼用處呢？您已爲我睡得着嗎？

葳 爲什麼睡不着？我要睡的。

烏夫人 您哪！您沒有心肝。（她忽然猛烈的現出她的本然口吻——村婦的土語——

一切她的母親威權的感觸，和禮俗的態度都消滅了，只有那真確的自信和藐視的感動）呵，我不願意忍受這個：我不願意忍受這個的不公平。您有什麼權利，像這樣的凌駕我呢？您向我誇傲您的身分——向給您

機會，成了這種身分的人。我有什麼機會呢？
成了一個不孝的女兒，驕誇貞節的婦人，您

害羞呵！

| 威 (冷然的，決絕的，且不相信；對於她母親
這種的新聲調，發出一種粗莽的，驕傲的抗
辯；這種的抗辯她自己也覺得太強盛，太過
於激刺) 您一刻都不要以為我用什麼方
法凌駕了您。您把禮俗上母親的威權來攻
擊我：我用禮俗上有名譽的婦人的優勝來
保衛我自己。直白說來，我不願意忍受您什
麼沒有意識的事情；您拋開這個的時候，我
就不希望您忍受我什麼。我將要常常照您

自己的意見和您自己的生活方法，尊重您
的權利哩。

| 烏夫人 我自己的意見和我自己的生活方
法聽她的說話哪！您以為我是像您這樣的
養大來的——能够選擇我自己的生活方
法嗎？您以為我所做的事情，是我喜歡做的；
或者以為是正常的；或者我若有了機會，我
定然進了學校，成了一個賢婦人嗎？

| 威 人人都有些選擇的，母親。世界上最貧苦
的女孩子作與不能够在做英國皇后或做
溜陷校長之間選擇；但是她可以在拾破布
和賣花之間，憑她的意趣去選擇。人常常為

他們的現狀，責備他們環境。我是不相信環境的。在這個世界上能够發展的人就是能够興奮去找他們所需要的環境的人，並且他們若是找不着，他們就創造去。

烏夫人 呵，這是容易說的，很容易的，這不是的嗎？聽哪！——您願意知道我的環境是怎樣的嗎？

薇 願意的：您最好告訴我罷。您不要坐下嗎？
烏夫人 呵，我會坐下的：您不要害怕。（她奮力把她的椅子擺向前面，坐下去。薇薇也不禁被感動了。）您知道您的祖母是什麼人麼？

薇 不知道。

烏夫人 您是不知道。我知道的。她說：她自己是一個寡婦，在製造局的下首開設一個乾魚店，藉此養活她自己和四個女兒。其中兩個是親姊妹，就是我和籬楚。我們兩個都是模樣很好，身體肥壯的。我猜想我們的父親是很胖的人；母親假說他是一個紳士。我可是不知道。其餘兩個不過是同母的姊妹——又短小，又醜陋，形容消瘦，耐能工作，是忠厚可憐的人。若不是母親死命的不讓籬楚和我的手挨近他們，我們定會打得他們半死的。他們是可敬重的人哩。可是他們的敬

重又得到了什麼呢？我告訴您。他們有一個在漂鉛工廠裏面一天作十二點鐘的工，一禮拜得九個先令的工價。後來竟死於鉛毒。她以為不過是會使她的手稍微痲痿罷了；誰知她竟死了哩。那一個我們常常舉以為模範，因為她嫁給登白梯福食物場裏面的一個政府工人，每禮拜只要十八個先令，就把他的房屋和三個孩子治理得清潔整齊——除非他要喝酒。那纔值得受人家的敬重哩。不是的嗎？

歲（現在是沉注的）您和您姊妹是這樣想的嗎？

烏夫人 離楚不是的，我可以告訴您：她更多有點思想。我們兩個人同進了一個教會學校——那裏是一部分的貴婦氣象，我們擔任指導那無知識，無去處的兒童們的事情——並且我們在那裏住着，直等到有一天晚上，離楚走出去了，永遠不會回來。我知道那女教員猜想我不久會步離楚的後塵；因為牧師常常警誡我，說離楚的結果定是跳滑鐵爐的橋而死。可憐的獸子，他於此事所知道的都在此了！但是我不怕河水，我怕漂鉛工廠；就是您處在我的地位，定然也是這樣的。牧師為我找得一個節慾店裏洗藏盥

碟的事情，在那個店裏，您無論要什麼都可買得到。那時候我就是一個僕婦。後來我又到滑鐵爐車站的櫃臺上去，招待飲客和洗玻璃杯子，一天要做十四點鐘，一禮拜得四先令，我的膳食在外。那算是我的一個大發展。不料一個寒冷的，可惡的夜間，我正在疲倦得要睡的時候，沒有別個蘇格蘭人，只是籬楚走來。她穿着一件長毛外套，又標緻，又舒服，還有許多的金鏢子在袋子裏面。

威（憐惡的）我的籬楚姑母嗎？

烏夫人 是的；還是一個很好的姑母哩。她現在住在溫傑司特，雖這大禮拜堂不遠，成了

那裏一位最可敬重的婦人——是在州議

會裏面保護貴婦的女使，倘若您願意聽。籬

楚沒有投河，多謝您。您提醒我一點籬楚的

事情。她是第一等的營業家——開始就會

積錢——從不使她自己現出從前的故態

——從不錯過或拋棄一個機會。當她看見

我將要以賣容爲業的時候，她在櫃臺外對

我說：您在那裏做什麼，您這個小獸子爲別

人的利益，糟踏您的健康，損壞您的容貌嗎？

籬楚那時候積到了錢，爲她自己在佈魯塞

置了一所房子；她還以爲我們兩個人同共

積錢，比一個人更要快些。所以她借給我一

些錢，讓我創業經營。我穩固積下錢來，首先還了她的；然後加入她的營業，和她合股。爲什麼我不應該這樣做呢？佈魯塞的房子真是高等的——做一個婦人的住室，比較那安利堅受毒的工廠相宜得多。我們的女孩子所受的待遇，沒有一個像我在那節然店內洗藏盤碟所，或在滑鐵爐櫃臺上，或在家裏所受的。您定要在那些地方做到四十歲，變成一個衰敗的老僕婦嗎？

歲（這時候很有興趣）不是的；但是您爲什麼選擇那種的事業呢？只要能積錢，善於經理，無論在什麼事業裏面，都會成功的。

烏夫人 是的，能積錢。但是在什麼地方，一個婦女能够幹別種的事業，賺得錢來積呢？您能够從一禮拜四先令裏面積下錢來，還把您自己穿得很好的嗎？不是您能够的。自然不能够的，倘若您是一個清潔的婦人，又不能夠再賺得一點；除非您有音樂的，或舞台上的，或新聞著述的技能，那又是不同的。但是籬楚和我都沒有這些事業上面的技能：我們所有的，只是我們的容貌，和我們取悅男子們的技能罷了。您以爲我們若是能够利用別人，自己完全得到利益，不致受那餓死人的工資的時候，還會讓他們利用我們

的容貌，僱去做店夥，侍女，或僕婦等類的人嗎？您以為我們是這種的賤子嗎？大概不是的哩。

威 您們定然的是很正當的——從貿易上面的見解看來。

烏夫人 是的；或者無論從那個上面的見解看來。任是一個可敬重的女孩子，總得要捉摸一個富人的幻想，貪得他的金錢嫁給他，那是為什麼呢——好像一個婚姻典禮能够分別這件事情的正當或謬誤一樣呵！世上的虛偽使我病痛！離楚和我須得要作工，節儉，還要計算，正和別的人一樣；否則我

們必定是貧似一個無用的，沉湎的女浪子，以為自己的命運是永無變更的了。（大奮力的樣子）我藐視這種的人：他們沒有品格。我若是有一件事情厭惡了一個婦人，就是品格的缺乏。

威 聽，聽，母親：直白些！照您所說的，那末一個婦人應當很不喜歡用這種的方法去賺錢；這也是她的品格的一部分嗎？

烏夫人 唉，自然的。人人都不喜歡要作工賺錢；但是都得要如此的。我確信我常常憐憫一個貧苦女孩子；她已經是困倦了，精神疲弱了，還得勉強去取悅一個自己毫不關心

的人——一個半醉的獸子；他在那裏戲弄，煩惱而且厭惡一個婦人，想要她白白的忍受，他還以為是使他自己和氣的。但是她又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和氣的事情，恰似醫院裏的看護婦以笑臉忍受病人的怒罵。神靈知道：這不是一個婦人喜歡做的工作。就是聽那敬神的人說話，您也會猜想這是一個歡樂處。

| 威 您仍然以為這是值得做的。這是可以賺錢的。

| 烏夫人 在一個貧苦的女孩子，若是容貌好，行動謹慎，感覺靈敏，又能夠抵抗誘惑，自然

是值得做的。比較別種可以找得的傭工，這是好得多。但我常常以為這是不應當的。若說婦人不當有更好的機會，威，那是不對的。我不贊成：那是誤謬的。不過無論正當或誤謬，事實上是如此的；並且一個女孩子必定要盡力去做。成年的婦人自然又是不值得做的。若是您做了，您定然是一個獸子；然若我當日做了別的事情，我又定然是一個獸子。

| 威 (感觸漸漸加深) 母親：假使我們兩個人是像您在那個可惡的日子一樣的貧苦，您確信您會勸我去就滑鐵爐櫃臺上的事，或

嫁給一個工人，或就投身工廠裏面去呢？

烏夫人（憤怒）自然不會的。您作爲我是那

一種的母親哪！在這種饑寒奴婢的情形裏

面，您如何能够保持您自己的敬重呢？沒有

自己的敬重！——一個婦人值得什麼呢？——

——生命值得什麼呢？爲什麼我不倚賴人，能

够給我的女兒第一等的教育；別的有同樣

機會的婦人就陷在溝井裏面呢？因爲我知

道怎樣的敬重我自己，管束我自己哪。爲什

麼離楚在一個大教堂的城市裏面爲人所

仰望呢？理由也是一樣的。倘若我們聽了那

牧師的蠢話，我們現在定然在什麼地方呢？

每天磨擦地板，得一個先令六個辨士；除掉

進工場的病院外，前途毫無希望。我的女孩

子，不要爲那些不了解這個世界的人所迷

惑了。一個婦人要使自己有適當的設備，惟

一的方法，是和一個能够與她要好的人修

好起來。倘若她與他的生活地位相合，就使

他娶她；但若她遠不及他，她就不能够希望

這個——爲什麼她應當希望呢？這於她自

己沒有快樂的。在倫敦的社會裏面，您無論

問那個有女兒的婦人，她總是一樣的回答

您；不過我是直白的告訴您，她是枉曲的告

訴您。所有不同之點，全在此了。

「威（惑亂，凝注着她）我的親愛的母親：您是

一個奇特的婦人——您比全英國都要強些。並且您真真實實沒有一點可疑的——

或——或者——害羞的地方嗎？」

「烏夫人 自然的，親愛的；只是舉動上有些害羞：一個婦人難免不這樣的。婦人在不知道的東西上面，也要裝作知道很多。這裏頭我常常洩漏真情，籬楚總是憤怒我。她往往說：『個個婦人可以從目擊的世事上面學得足夠的，用不着去告訴她。』那時候她就是一個非常完善的婦人！她有真實的本能；我常常有點粗鄙的氣象。當您把您的相片寄給我

的時候，我看見您長得像籬楚，我真是很喜歡的。您恰好像她的尊貴的，堅決的態度哩。但是我就不能够心裏指着這件事，口裏却說到那件。這種的虛偽有什麼用處呢？人家既是爲婦人們把世界造成那樣的，就用作着裝作是這樣的。我真是從不害一點羞。我們各事都做得很可敬重的，從沒有聽着一句反對我們的話，女孩子們也是照顧得很好的；所以我以爲我有一種可驕傲的權利。我們的女孩子有幾個過得很好：有一個嫁了一個大使。但是現在我自自然不敢說這些話了：無論他們會怎樣的想像我們！（她打

呵欠)呵,親愛的;我相信我畢竟要睡了。(他懶懶伸長身子,憤怒全消,溫和的等着去睡。)

| 葳 我相信現在只是我不能夠睡了。(她走向食廚,燃起燭來,然後把燈滅熄了好一會。)

)(最好在關門之先,放進一點新鮮空氣來。)(她打開草舍的門,看見圓滿的月亮)好一個美麗的夜晚呀!看哪!(她把窗簾扯過一邊,月正高臨佈拉克擋山上,一片大地盡在豐華的月亮中沐浴。)

| 烏夫人 (勉強望一望這個風景)是的,親愛的;但是注意不要在夜氣裏面受了涼。

| 葳 (藐視的)糊說。

| 烏夫人 (悵然)呵,是的:據您的意見,我所說的都是糊說。

| 葳 (急忙的轉向她)不是:那真不是的,母親。今晚您完全勝過了我,雖然我的初意是別樣的。現在讓我們做好朋友罷。

| 烏夫人 (搖她的頭,稍帶憂傷)這已經是別樣的了。但是我猜想我須得退讓。我常常受離楚的欺落,我想現在和您也是一樣的。

| 葳 不要介意:來,晚安,親愛的老母親。(她挽着她的母親。)

| 烏夫人 (喜樂)我好好的養大了您,親愛的,

不是的嗎？

威 是的。

烏夫人 您也會好好的報答您的可憐的老

母，您不會的嗎？

威 我會的，親愛的。（與她親吻）晚安。

烏夫人 （慈悲的）賜福於我自己親愛的孩

子——一個母親的賜福！（她撫抱着她的

女兒，渾渾噩噩的向上望着，好像要叫下一

個幸福來。）

第三幕

（第二天早上教區長的花園裏面，陽光溶

溶，衆鳥的歌聲滿引起來。一座木園門

有五條門門，門很寬大，中間可進一輛馬車。門邊一個盤卷的彈機上，裝有一個鈴，與外面的抽條相應。馬路直引到園中間，然後斜向左邊，末端成一個沙礫築成的小戲馬圈，正對着教區長的走廊。門外灰塵大道與牆平行，外邊圍以一條草地和一個沒有圍垣的松林。在房子與馬路中間的草地上有一隻修剪了的柏樹，樹陰處擺着一條花園裏用的長板凳。對面的那一邊，一度小屋的籬笆恰好圍住花園；那邊的草地上有一個日晷儀，近傍放一把鐵椅子。

一條小路從日晷儀後面引出小屋的籬笆外。

佛蘭克在近日晷儀的椅子上擺了些早晨的報紙，自己也坐在上面，正讀着準報。他的父親紅着眼珠，從房子裏顫震的走出來，疑懼的與他的眼睛相對視。

佛（看着他的錶）十一點半鐘。是教區長下來吃早餐的一個好時候哪！

森牧師 不要嘲笑，佛蘭克：不要嘲笑。我是有一點——呵（顫震）——

佛 衰弱了嗎？

森牧師（拋開這種面色）不是，先生：今天早上不舒服哪。您的母親在那裏呢？

佛 不要着驚哪：她不在這裏哩。同芭錫乘十點十三分鐘的火車望城裏去了。她留下幾件書信給您。您覺得現在看好呢，還是我將等到您吃過了早餐再給您看呢？

森牧師 我已經吃過了早餐，先生。我驚訝您的母親，當着有人在這裏的時候，竟望城裏去了。他們會覺得很奇怪的。

佛 大概她想到了這一層。無論如何，倘若克落夫還要在這裏，您每夜同他坐到四點鐘，回數您們少時的小事情；我的母親是一個

聰明精細的主婦，自然她應當走上儲藏室去，取下一大桶的威士忌酒和幾百根吸管來哪。

森牧師 我不知道喬治勳爵有過人的酒量哩。

佛 您是不上，主教。

森牧師 您是說我——

佛 (安靜的)我從沒有看見一個食采邑的

牧師更沉湎一點。您所說您往事中的奇談，是如此可怖的，設使我的母親和白莉不曾彼此親愛起來，我真怕他不能够在您的屋子裏過這一夜。

森牧師 糊說，先生。我是喬治克落夫勳爵的東道主。我定要和他談些話；他又只有一件事談。白莉先生現在往那裏去了呢？

佛 他爲我的母親和芭錫駕着馬車往車站上去了。

森牧師 克落夫起來了嗎？

佛 呵，好久了。他還沒有白一根頭髮哩。他的

習慣比您的好得多——大概從來是這個樣子的。他已經到什麼地方吸烟去了。(他再看他的報紙。森牧師鬱鬱的轉向門去，又躊躇的走回來。)

森牧師 呵——佛蘭克。

佛 是的。

森牧師 您以為烏蘭母女經過昨天下午之後，會希望被請來這裏嗎？

佛 他們已經被請了。吃早飯的時候，克落夫對我們說：您告訴他今天去接烏蘭夫人和葳薇到這裏來，還要請她們把這所房子做她們的家庭。我的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就覺得她今日定要坐十一點十三分鐘的火車往城裏去。

森牧師 （很暴躁的）我從沒有給過這樣的邀請。我從不曾想過這樣的事情。

佛 （憐憫的）主教，您如何知道昨天晚上說

了什麼話，想了什麼事呢？噯！白莉又來了。

白 （從園門進來）早安。

森牧師 早安。我不會同您吃早飯，定要求饒恕的。我有一點——

佛 牧師喉痛哩，白莉。幸好不是久年的。

白 （改變談話的題目）呵，我一定要說您的房子的位置，是這裏最可愛的地方。真是最可愛的地方。

森牧師 是的，這是不錯的。您若是高興，佛蘭

克會帶着您去走一走，白莉先生。我要求您原恕：當着加得拉夫人不在家，您們都自己玩樂的時候，我必定要趕着這個機會去寫

我的經訓。您不會介意的麼？

白 定然不會的。不要和我講一點子客氣哪。

森牧師 多謝您。我將——呵——呵——

（他一路呵呵的走向走廊，且進入房子不見了。）

白 （抱住他的踝節，接近佛蘭克，坐在草地上）
上 每一個禮拜寫一次經訓，這定然是奇怪的事情。

佛 倘若是他寫的，那更要奇怪。他買來的罷了。他是找蘇打水喝去了哪。

白 我的親愛的孩子：我願意您對於您的父親更要敬重一點。您知道您若是高興的時

候，您可以是很好的。

佛 我的親愛的白莉，您忘記了，我是得要同

主教住同一塊的。兩個人住在一塊的時候

——不管他們是父子，夫婦或兄弟姊妹——

——他們不能沒有文雅的欺弄，這種的欺

弄，在一個下午的拜會的時候，很容易十分

鐘有一次的。現在這個主教，他有許多家庭

裏面可欽佩的特性：躊躇不決，像一隻羊子；

誇張挑剔，像一個愚人——

白 請您不要如此，我的親愛的佛蘭克。記着：

他是您的父親。

佛 我對他有相當的敬重。但是只要想想，他

告訴克落夫去接烏蘭母女來這裏哩！他必定是非常的沉醉了。您知道我的母親對於烏蘭夫人一刻都不能忍耐。葳薇定要等到她的母親回轉城裏去了，才可來這裏。

白 但是您的母親是不知道一點烏蘭夫人的事情的，她知道嗎？

佛 我不曉得。她這回到城裏去，好似她知道樣的。我的母親並不是介意平常的事情；她和許多困難的婦人很要好的。不過他們都是好婦人。這就是實在不同之點。烏蘭夫人定然有她的好處；但是她總是如此喧鬧的。我的母親只是不肯和她親近罷了。所以——

——喊！（他看見牧師從房子裏慌張憂愁的走出來，就叫這一聲。）

森牧師 佛蘭克，烏蘭夫人和她的女兒同着克落夫從草莽中來了；我從書房的窗子裏面看見他們。我怎樣爲您的母親措辭呢？

佛 （奮然的跳起來）戴上您的帽子走出去，且說：您是如何喜歡看見他們；佛蘭克在花園裏面；母親和芭錫已經被叫去看一個親戚的病了，她們很悔恨不能夠停待；您希望烏蘭夫人睡得很好；並且——並且——除却真情之外，儘說些喜慶的話，其餘的事就信賴上帝罷了。

森牧師 但是後來我們又怎樣弄開他們去呢？

佛 現在沒有工夫想到那個來了！（他奔進走廊，立刻拿一頂氈的教士帽子拍在他的父親的頭上）現在去罷。白莉和我在這裏等着，造成一種沒有預備的空氣。（牧師昏迷的遵從着，穿過園門奔出去。白莉從草地上站起來，拂去自身的灰塵。）

佛 我們必定要用些方法弄得那個老婦人回轉城裏去，白莉。唉！老實說，親愛的白莉，您願意看見他們——葳薇和那個老婦人——在一塊兒嗎？

白 呵，爲什麼不願意呢？

佛 （切齒痛恨）這不常常使您戰慄嗎？——那個可惡的老魔鬼，我誓言她算是天下萬惡的東西。而且葳薇——呀！

白 （請您住口。他們來了。牧師與克落夫隨路走來，烏蘭夫人與葳薇很親愛的在一塊兒跟着他們走。）

佛 看哪：她實在的把她的手圍繞着那個老婦人的腰哩。這是她的右手：她剛起首哩。上帝呵！她已經激動了感情哩！呀！呀！現在您覺得可怕嗎？（牧師打開門，烏蘭夫人和葳薇走他身邊過，站在園中間，觀看這所房子。佛

蘭克假作狂喜的樣子，嘻嘻的轉向烏蘭夫人，大聲說）很喜歡看見您，烏蘭夫人。這一座幽靜的老教區花園完全變成了您一樣的。

烏夫人 我從不像的吧！您聽見了，喬治？我很像這一座幽靜的老教區花園哩。

森牧師 （仍然爲克落夫把着門。克落夫懶懶的走進來，很厭倦的樣子）什麼地方您都很像的，烏蘭夫人。

佛 絕妙的主教。聽罷：在吃中飯之前，我們可以有一個很快樂的時候。我們首先看看教堂。個個人都得要看的。這是一個十三世紀

的老教堂，您們知道的。主教很喜歡這個教堂，因爲六年前他得了一宗歸還的基金，把這個教堂完全重新建築過了。白莉定然可以證明的。

森牧師 （欣然向着他們）倘若喬治勳爵和烏蘭夫人真是願意的，我確信我是喜歡的。烏夫人 呵，隨着來罷，把他看過去。這於喬治有益：我要使她不很厭惡教堂了。

克 （回轉來向着園門）我沒有什麼反對。森牧師 不是那條路哪。若是您們願意，我們穿過這個田場去。轉向這裏來。（他引着，由通過籬笆的小路去。）

克 呵，不錯的。（他跟着牧師。白莉和烏蘭夫人也跟上去。葳薇不移動，着意的看着他們去了。）

佛 您不來嗎？

葳 不來。我要給您一個警告，佛蘭克。剛纔您談到這個教區長的花園的時候，您取笑了我的母親。以後不准那樣。請您恭敬的待我的母親，如同待您自己的母親一樣。

佛 我的親愛的葳，她不能夠領略這個哪。她不像我的母親：兩個人不能夠一樣的待遇哩。但是究竟您又發見了什麼呢？昨天晚上我們對於您的母親和她的同類上面是完

全同意的。今日早上我看見您裝作感動的樣子，把您的手圍繞您母親的腰哩。

葳 （羞紅）裝作哪！

佛 我覺得是那樣的。第一次我總看見您是次一等的待她。

葳 （管束她自己）是的，佛蘭克。已經有了一個變遷了；但是我以為這是一個更壞的變遷。昨天我稍微自負。

佛 今天呢？

葳 （退縮，後又固定的看着他）今天我知道我的母親比您更高。

佛 天不允許哪！

〔葳〕 您是什麼意思呢？

〔佛〕 葳，您不知道在一切不道德的人裏面，有

一個共濟會的制度哩。您的品格太高了。所以您的母親纔會和我有關係。所以我知道

您的母親比您將來知道的更清楚。

〔葳〕 您謬誤了。您全不知道她。倘若您知道我

母親不得不奮競的環境。——

〔佛〕 (敏捷的爲她完畢這一句)我應當知道

爲什麼她是這樣的，我不應當的嗎？那有分別呢？葳，無論有沒有環境，您不能夠忍受您的母親。

〔葳〕 (盛怒)爲什麼不能夠呢？

〔佛〕 因爲他是一個老賤婦，葳。若是我再看見

您在我面前把您的手圍繞她的腰，我就要當地當時鎗擊我自己，作一種激怒我的現象的反抗。

〔葳〕 我必定要在拋棄您或拋棄我的母親中間選擇嗎？

〔佛〕 (譎然)那就使這個老婦人很不便利了。

不必，葳：您的昏迷的小孩子是無論如何要親近您的。但是他很恐怕她會有什麼錯處。這是沒有用的，葳：您的母親是不可能的。她可以是一個好人，可是她是一個苦命，一個很苦的命。

| 葳 (暴怒) 佛蘭克——! (他站住不動。她轉

開去，坐在柏樹下的板棧上，努力鎮定她自己。然後她說) 她既是像您所說的一個苦命，她就會被全世界所棄絕嗎？她沒有生活的權利嗎？

| 佛 不要害怕那個，葳：她永不會被棄絕的。(他挨近她坐在板棧上。)

| 葳 但是我猜想我要棄絕她。

| 佛 (帶孩童氣，安息她，用聲音向她表示愛情) 不要和她住着。母女的小家庭團體不會成功的。破壞了我們的小團體。

| 葳 (爲這種妖媚所傾倒) 什麼小團體呢？

| 佛 樹林裏面的小孩子：葳徽和小佛蘭克。(

他溜溜的把他的手抱住她的腰，撫摩她，好像一個吵鬧的孩子。) 我們到樹林裏面去。讓樹葉子蓋掩着。

| 葳 (帶着有節奏的聲音搖擺他，好像一個乳母) 睡着來，手握手，在樹底下。

| 佛 這個聰明的小女孩子同着她的愚蠢的小男孩子。

| 葳 這個親愛的小男孩子同着他的懶漫的小女孩子。

| 佛 異常安樂的：不見衰弱，離開了這個小男孩子的父親；不受疑難，離開這個小女孩子

的。

〔歲〕（靠着她的胸，塞住這個字）咳——咳

——咳——咳！小女孩要忘記一切關於她

的母親的事情哩。（他們互相搖擺，好一會

不作聲。後來歲微觸動一下，醒覺起來，大聲

說）我們是一對什麼獸子呀！唉！坐起來。文

雅些！您的頭髮。（她爲他摩平）我不信一切

成人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都是這樣兒戲

的耍玩。我從小時候起，從沒有這樣耍過。

〔佛〕我也沒有。您是我的第一個耍伴哩。他捉

住她的手要吻，但又停住，先向四圍看看。不

期看見克落夫從小屋的籬笆內現出來。）

呵，該死！

〔歲〕爲什麼該死，親愛的？

〔佛〕（耳語）咳！這個兇惡的克落夫來了哩。

（他漠然的離開她，坐在遠處。）

〔歲〕不要對他無禮，佛蘭克。我非常的願意您

對他有禮貌。這樣可以取悅我的母親。（佛

蘭克歪着腦）

〔克〕歲薇姑娘，我可以同您說幾句話嗎？

〔歲〕定然可以的。

〔克〕（問佛蘭克）您要饒恕我，加得拉。倘若

您不介意，他們在教堂內等候您哩。

〔佛〕（起來）無論什麼東西使您喜樂，克落夫

——除掉教堂。| 薇，您若要什麼，搖動這個門鈴，會有一個家童出來的。（他安樂的走進房子去了。）

這不是那樣說。但是我們既是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就不能出他的範圍；而且金錢就是權力。（薇薇不回答。）好日子，不是嗎？

| 克 （看着他走得不見了，現出一種詭譎的氣象；又假定自己對薇薇有特權的關係，向她說話）那是一個可愛的少年人，薇薇。可惜他沒有錢，不是嗎？

| 薇 （對這種談話中的試探，現出很不遮掩的輕鄙）很好的。

| 薇 您這樣的想嗎？

| 克 他去做些什麼？沒有職業，沒有錢財。他有什麼好處？

| 克 （帶着兇殘的笑容，好像他喜歡她的勇敢）那不是我所要說的。（裝作坦白）現在聽着，薇薇姑娘。我很明白：我不是一個青年婦人的人。

| 薇 真的嗎，喬治勳爵？

| 薇 我看清了他的短處，喬治勳爵。

| 克 （見薇薇了解得很確切，稍為驚訝）呵，

| 克 不是；我告訴您老實的真情，我也不願意是一個青年婦人的人。但是我說一件事，我

意思就指這一件事；我覺得有感情，我就是誠心覺得的；並且我所貴重的，是我多把金錢買來的。我就是那一種的人。

| 威 我確信這樣使您有好大的信用。

| 克 呵，我不是要誇獎我自己。我有我的錯處，天知道沒有一個更比我明白自己的錯處的人。我知道我是不完全的——就是中年人一個勝利的地方——因為我不是一個青年人。但是我的法律是一個簡單的，而且我以為是一個好的法律。男人與男人間的榮譽；男人與婦人間的忠實；無論那種的宗教上沒有門面話，只是老實相信一切事物

是為全體的幸福而創造的。

| 威 (尖刻的譏諷)『造成正義是一種權力，不是我們自己』？唉？

| 克 (嚴正的對她說)呵，定然不是我們自己，自然的。您了解我是什麼意思。(她在她的傍邊坐下，好像他找着了同氣相投的人)至於實際上的事情，您可作為我浪散了我的錢；但是我不會浪散；我在今日比我開初得着這宗財產的時候，還要富足些。我憑我的知識去投資，所用方法是別人所輕忽的。別的事情我不自知，從金錢上的眼光看來，我是一個穩健的人。

| 葳 您把這些事情通都告訴我，您是很仁愛的。

| 克 葳薇姑娘，您不要裝作不明白我的命意

所在。我要和一位克落夫夫人決下來哩。我

猜想您以為我是很彊直的，唉？

| 葳 全不是的：我很喜歡您如此的堅決，實在。

我很領略這種的貢獻：金錢，地位，克落夫夫人等等。但是我想，倘若您不見怪，我要說否。

我寧可不承認。（她站起來，走向日晷儀那邊，不使他親近。）

| 克 （全不見挫，且利用板櫬上空下來的地方，舒服的躺起來，好像幾回開場的拒絕，是

求婚時不可避免的慣例一樣）我不是要急忙的。這不過是在小加得拉想要網陷您的時候，使您知道算了。把這個問題拋開罷。

| 葳 （尖刻的）我說的否是最後的。我不會從

這裏退回來的。（她現出威嚴的樣子對着他。他冷笑；彎向前面，把手肘放在膝蓋上，用提杖去刺戳幾隻不幸的蟲子；又詭譎的相着她。她忍不住轉開去。）

| 克 我比您大得多——二十五歲——一個

世紀四分之一。我不會永遠生存的；我將要留心使您在我去世的時候，定是很富足的。

| 葳 就是這種的引誘，我仍是堅決反對的，喬

治勳爵。您不以為您是最好忍受我的回答罷嗎？現在沒有些微的機會改更他了。

克（知道絕了望，站起來，往來蹲躅）那末，不要緊的。我能够告訴您一些事情，使您趕快的改變您的心意；但是我不願意，因為我寧願以誠實的感情來博得您。我是您母親的一個好朋友：您去問她，我是不是的。倘若不是我勸告她，幫助她——不要說我借錢給她——她永遠不能夠供給您的教育費。像我這樣扶助她的人，並沒有多少。我自始至終付給這裏頭的錢，不下四萬磅了。

威（注視他）您是說：您是我母親的生意股

友嗎？

克 是的。現在只要想想：倘若我們把這件事完全保留在——假如說——一個家庭裏面，就可以免除一切的煩惱，用不着一切的解說。問問您的母親：她願不願把她所有的事情，都說給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聽麼？

威 我看見沒有什麼困難，因為我知道這場生意折開了，錢是投資的。

克（停挫，驚訝）折開了！折開一場在最壞年頭都得付三分半利息的生意嗎！不大像的。誰告訴您那個？

威（面色全變）您是說：這個仍然是——（她

突然停住，把手放在日晷儀上，支持着她自己。後又趕快走近鐵椅子，坐下去。您是說那一種的生意呢？

克 這件事在我的事業中——勳爵的事業，您知道的——不能夠認真的作爲上等生意；倘若您重視我的提議，將來是我們的生意。並不是這裏頭有什麼曖昧，您不要那樣想。您既知道有您的母親在裏面，自然是完全坦白的，誠實的。我認識您的母親有許多年頭了；我可以說：她若受了一點不應當受的東西，她定然會割斷她的手。您若喜歡聽，我可以完全告訴您。我不知道您在旅行的

時候，要找一個實在安樂的私家旅館，是否覺得很難的。

葳 （憂悶的，避開她的臉）是的：往下說罷。

克 這都來了。您的母親善於經理這種事業。我們有兩個在佈魯塞，一個在柏林，一個在維也納，還有兩個在普陀柏斯。除掉我們之外，自然還有別人在裏面；然大部分的資本是我們的，並且還少不了您的母親去做總經理。我敢說您知道她旅行得很多的。但是您可要明白，這種的事業是不能夠在社會上說出來。若說出旅館這個字來，人家就會說您開了一個酒館。您定然不願意人家說

您母親這種的事情，您願意的嗎？這就是我們如此的祕密這件事的原故。並且您定不要使別人知道，您願意嗎？這件事既然保守許久的祕密，現在還是保守的好。

| 歲 您要請我加入的，就是這個生意嗎？

| 克 呵，不是的。我的妻子不能受這種生意的煩惱的。您在裏面，不能超過於您已經常常是的。

| 歲 我已經常常是的！您是說什麼呢？

| 克 不過是說，您已經常常是藉此生活。您的教育和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取給於這裏頭的。不要輕鄙生意上的事情，歲薇姑娘沒

有他，又那裏來的您的溜陷和基頓學校生活呢？

| 歲 （站起來，幾不能自主）小心些。我知道這種的生意是什麼樣的。

| 克 （驚跳起來，帶着一種遏抑的咒詛）誰告訴您的？

| 歲 您的股友——我的母親。

| 克 （氣黑了臉）這個老——（歲薇趕快的

看着他。他吞下這一句話，站着發誓，假裝向他自己憤怒。但是他知道他須得以情引動歲薇，所以他現出憤慨的樣子）她應當多替您考量一下。我是永遠不會告訴您的。

| 葳 我以為我們若是結了婚，您大概已經告訴我了：這是一件便利的器械，好用來箝制我。

| 克 （很誠實的）我從不曾打過那種的主意。我不說假話的，我沒有打過。

（葳薇驚怪的看着他，她覺得他的抗辯中有譏刺，使她心冷，又使她鼓勇起來。她帶着輕鄙的樣子回答他。）

| 葳 這是不關緊要的。我想您知道：我們今天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們的交情就算斷絕了。

| 克 爲什麼？這是爲要幫助您的母親嗎？

| 葳 在那時候，我的母親是一個很貧苦的婦

人；他沒有理性的選擇，只得那樣的去做。您是一個富人；一樣的爲着三分半的利息。我以為您是一個很平常的鄙夫。這是我對於您的觀念。

| 克 （注視一下——全不見忤，聽着這些直率的話，比聽着前頭客氣的話，還更安樂）

哈哈，哈哈！放肆些，小姑娘，放肆些：這樣不會傷礙我的，還使我快樂哩。爲什麼我不應當這樣的投資呢？我和別的人一樣，從我的資本上取利息：我希望您不打算我是勞手工的。噫！您不會因爲我母親的姪子巴格納維亞公爵有幾重出租的房子，是用詭譎的

方法弄得來的，就和他絕交吧。您不會因教會委員把房子租給旅館的主人和犯罪的人就和肯特伯來的大主教絕交吧。您記得溜溜學校中您的克落夫津貼嗎？那種津貼是我的兄弟創設的，他是一個國會議員。他的二分二釐的利息是得自一個工廠裏的，這個工廠內有六百女孩子，沒有一個女孩子的工錢足夠供給生活。您以為他們大多數是怎樣的擺佈呢？問問您的母親去罷。並且別的人都盡力的儲積，您還希望我拋棄三分半的利息嗎？沒有這種的跌子！倘若您要憑道德主義來選擇朋友，除掉絕足一切

適當的社會以外，只好不住在這個國家裏面罷。

威（良心激戰）您何不往下再說：我自己從沒有追問過，我所用的錢是從何而來的。我相信我是和您一樣的壞了。

克（又很高興）自然您是的；而且還是一件好事情哪！究竟這有什麼傷害呢？（譏笑她）您現在不以為我是一個這樣的鄙夫了罷。您再打量我一下看。唉！

威 我已經同您分享了利益；我現在以為您很知道我是怎樣的打量您。

克（帶着鄭重的友愛）您定然是分享了。

您將要不以爲我是一種壞人；我也不強說我有頂上的聰明；但是我有許多誠實的人類的感情；並且克落夫族的舊血系裏面，有一種痛恨卑鄙事情的本能。從裏頭看起來，我確信您是與我表同情的。相信我，葳薇姑娘，這個世界並不似誹謗者所造作的，那樣一個的壞地方哩。只要您不跑到社會裏面去，社會不會責難什麼不方便的問題；並且免掉小人們造作許多的事情。秘密的事情，決不會保守得比人人所猜想的更加甚些。在我能够介紹您去的社會裏面，無論那個婦人或男人都常常記着談論我的生意事

情，或您母親的生意事情。沒有一個人能够給您一個更安穩的地位哩。

葳薇（奇怪的考察他）我猜想您真的以爲同着我就會享起名譽來。

克 我希望您現在打量我，比開初打量我更進步了，使我可以把這一點來諂媚我自己哩。

葳薇（安靜的）我現在找不到您有一點可考量的價值哩。（她站起來，轉身走向園門去，在路上又停住打量他，說話的聲態差不多是溫和的，但是很自信的）當我想到容納您的社會，保護您的法律——當我想到那

十有九的小女孩子們，毫無援助的在您和我的母親手裏——這不可道也的婦人和您這個強悍的人——

克 (臉變青藍色) 您這個下地獄的東西呀!

葳 您用不着說。我覺得已經在下地獄的東西裏面了。

(她扯起門梢，要打開門來出去。她跟上她，把他的手盡力的壓住頂上的門門，使門不得開。)

克 (怒氣喘急) 您以為我就會和您算了罷嗎，您這個少魔鬼?

葳 (不動) 安靜些。有人應鈴而至的。(她把

手背敲鈴，沒有退縮一步。鈴聲粗暴的響起來；他不由的退跳轉去。佛蘭克帶着他的手鎗，立刻來在走廊下。)

佛 (雍容儒雅的樣子) 還是您拿着這根鎗呢，葳；還是我來施放呢?

葳 佛蘭克，您已經是聽着的嗎?

佛 只為應鈴，使您不要等待，我告訴您。我想我很察出了您的品格，克落夫。

克 只用兩個木栓，我就要奪下您的手鎗來，且要打穿您的頭。

佛 (緩行) 請您不要如此。我拿着手鎗很不注意的。定然有生命的危險，驗屍委員將要

責備我的懈怠哩。

佛蘭克，拋開您的手鎗：這是很無須的。

佛 很對的，威。在一個網子裏去捉他，很像獵

夫一樣的。（克落夫明白這種侮辱，現出一

種恐嚇的動作。）克落夫，在這本雜誌裏面

有十五鎗粒彈；而且對着您這樣大的目的

物，隔着現在這樣的距離，我是一擊便要致

命的哪。

克 呵，您用不着害怕。我不會挨着您的。

佛 在這種情形之下，您真的很慷慨的呵！多

謝您。

克 在我出去之先，我只告訴您們一件事。您

們既是彼此這樣的相愛，這件事可以娛樂

您們。佛蘭克先生，讓我介紹您給您的同父

姊姊，牧師森苗耳加得拉的最大的女兒。威

薇姑娘：他是您的同父兄弟。早安。（他從園

門走出，沿路而去。）

佛 （迷亂的停止一會，舉起鎗來）威，在驗

屍委員面前，您要證明這是一件意外的災

難。（他向着退避的克落夫對準。威薇捉着

鎗口，扯轉來對着她的胸。）

佛 現在開鎗罷。您可以開的。

佛 （急忙拋下手內鎗柄）放下來！小心些。

（她放下鎗頭，鎗即落在草地上。）呵，您把您

的小孩子驚慌極了。假使鎗已經開放了哩。

——呀！（他頹然倒在花園的椅子上。）

假使鎗已經開放了，一些難受的身體上的痛楚把我鑽死了，您以為不是一件爽事嗎？

佛（諂媚）不要管他，親愛的葳。記着：就使這根鎗嚇得那個東西說了一生中第一次的真實話，更使我們成為樹林裏頭的親熱的小孩子哩。（他向她舉起他的手）來，又讓樹葉子掩蓋着我們罷。

（厭惡的叫一聲）唉，不是那樣，不是那樣。您使我驚惶極了。

佛 呀，什麼原故呢？

葳 再會罷。（她奔向門去。）

佛（跳起來）喊！停住罷！葳！（她轉過來）您到那裏去呢？我門到那裏去找您呢？

葳 在裁判巷六十七號項羅利亞霍來色的房子裏面，去渡我的餘生。（她立刻向克落夫的去路反對的那一方走去。）

佛 但是我說——等候——可惡！（他跟着跑去。）

第四幕

（裁判巷項羅利亞霍來色的房子，是一個公事房，在新石房的最上層；玻璃窗子

鍍了鋅，牆是用膠水繪的，內面有電燈與專賣的火爐。這時候是禮拜六的下午。從窗子裏面，遠遠望見林肯飯店的煙管和西方的天色。在房子中間，有一張雙摺的寫字桌子，上面放一個雪咖啡筒子與一個煙灰盤子，一盞讀書的電燈旁邊，滿堆些白色書紙之類。這張桌子很不整潔，下面留有容膝的空洞，左右兩邊都有椅子。書記的棹子，狹小整齊，靠牆擺着，與通內房的門相近，桌子邊有一個長杌子。對面的牆上開着一度門，通公共的迴廊；門上的鏡板是用

不透明的玻璃做的，外面寫着黑字「霍來色和烏蘭」。門與窗中間的牆角，有一掛粗呢幔掩住。

（佛蘭克穿着一套時式的，顏色鮮明的坐頭等客車的衣服，手中拿着他的提杖，手套和白色帽子，在公事房裏面上下的蹲躅。有人用鑰匙試門。）

佛（叫）進來。門是沒有鎖上的。

（葳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外衣走進來。她停住，注視着他。）

葳（莊嚴的）您在這裏做什麼呢？

佛等着見您哪。我在這裏有好幾點鐘了。

就是您辦公事的樣子嗎？（他把他的帽子和提杖放在桌上，帶着特別忙碌的，困惱的，鹵莽的各種形狀，彎曲的蹲在書記杌子上面。）

| 葳 我剛剛在外面過了二十分鐘，喝了一杯茶來哩。（她除下帽子，脫下外衣，都掛在呢幔後面。）您怎樣能够進來呢？

| 佛 我到的時候，這裏的職員還沒有離開。他到櫻草山上頑蟋蟀去了。爲什麼您不僱一個婦人，使您的同類有一個機會呢？

| 葳 您來做什麼？

| 佛 （跳開杌子，走近她身邊）葳，我們到一些

地方去賞玩這禮拜六的半個假期罷。我們先到富夢，再到一個音樂會，然後吃一餐快樂的晚飯。您以爲如何？

| 葳 沒有錢哪。我在入寢之先，還得做六點鐘的工。

| 佛 沒有錢！我們沒有嗎？！看看這裏。（他拿出滿手的小鏟子，使他們叮璫的響起來。）

金的哩，葳，金的哩！

| 葳 您從那裏得來的？

| 佛 賭博哩，葳，賭博哩。打僕克哩。

| 葳 呸！這比偷錢還要卑下些。不行！我是不去的。（她坐下去，在棹子上作工，背向着玻璃

門，翻閱紙片）

佛（哀勸）但是，我的親愛的葳，我很切望同

您談話哩。

葳 很好的：坐在項羅利亞的椅子，就在這裏

談罷。我喜歡茶後閒談十分鐘。（他抱怨）用

不着吟嘆：我是鐵面無情的。（他快快的坐

在對面的椅子上）傳過這個雪咖筒子來，

您願意嗎？

佛（推過雪咖筒子去）醜醜的婦人的習慣。

好的婦人不會吸煙的。

葳 是的：她們不喜歡公事房子裏面有這種

的氣味：我們不得不吸紙煙。看哪！（她打開

這個筒子，取出一枝紙煙燃着。她送給他一枝，他搖頭扭腩的不受。她安樂的坐在她的椅子上吸起來。）先說罷。

佛 好的：我要知道您已經做了什麼——您的事情怎麼樣了。

葳 我到這裏後二十分鐘，就把一切事情都決定了。項羅利亞覺得今年的事情太多，她一個人做不了。當我走進來，併告訴她，我在

世界上沒有了一個華星（註：錢名值四分之一辨士）的時

候；她正在打算請我來，提議合夥的事情。所

以我就承認了，使他趕快有二個禮拜的休

息。我離開黑斯髯莫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情嗎？

佛 全沒有事。我說您定然有點特別的事情到城裏去了。

葳 真的嗎？

佛 真的。或者是他們太昏亂了，不暇說什麼事情；或者是克落夫提防了您的母親。總之，她沒有說什麼；克落夫沒有說什麼；白莉只是呆了一會。他們喝過茶之後，就起身走了；我自此後也沒有看見他們過。

葳 (一隻眼睛相在煙霧上點首表示滿意)
那是很對的。

佛 (帶着輕鄙的樣子四面察看)您定要站

在這個紛亂的地方嗎？

葳 (奮力吹開煙霧，直的坐起來)是的。這兩天內，把我的氣力和我的意志都回復轉來了。我自後到死再不過一個假期了。

佛 (盡力扭着臉)妖精！您好像很快樂的——且像釘了一般的堅硬。

葳 (嚴厲的)我是那樣的哪。

佛 (立起來)葳，我們必定要解釋一下。那天我們分離的時候，心裏頭全然是誤會的。

葳 (放開紙煙)那末，說出來罷。

佛 您記得克落夫所說的話嗎？

葳 記得的。

|佛 這種洩露，好像使我們彼此的感情，根本上完全變動了：他使我們處於兄弟姊妹的地位。

|葳 是的。

|佛 您曾經有過一個兄弟嗎？

|葳 沒有。

|佛 然則您不知道兄弟姊妹的感情是怎麼

樣的了。我有許多的姊妹：攝茜、芝阿勁落以

及其餘的。這種友愛的感情，我覺得很親熱；

可是我告訴您，我對於您的感情，就完全不

像這樣的。女孩子們各過她們的生活；我過

我的生活；就使我們彼此再不能會見，也沒

有什麼要緊。這就是兄弟姊妹。至於您哩，我一個禮拜沒有看見，就不安樂。這就不是兄弟姊妹。這正是我在克落夫洩露那個的一點鐘以前，所覺得的。總之，親愛的葳，這是情人的春夢哩。

|葳 (尖利的) 佛蘭克，這就是使您的父親在我的母親脚下羅拜的一樣的感情哪。這不是的嗎？

|佛 (抗辯) 葳，無論這個森苗耳牧師能够有什麼感情，我竭力反對把我的和他的去比較；並且我更反對把您和您的母親去比較。再進一層說，我不相信這段故事。我已經

把這件事試探了我的父親；他所說的我以爲與否認相等。

| 蕙 他說了什麼？

| 佛 他說他確信這裏頭必定有些錯誤。

| 蕙 您相信他嗎？

| 佛 我打算相信他的話，不相信克落夫的話。

| 蕙 這有什麼分別嗎？我是問：在您的想像或

良心中是怎樣的；因爲這個自然沒有什麼實在的分別。

| 佛 (搖他的頭) 我覺得沒有一點分別。

| 蕙 我也覺得沒有。

| 佛 (注視) 但是這個真是奇怪的。當那幾句

話從那個惡人口裏說出來的時候，看您的樣子，我以爲在您的想像和良心中，我們的關係全都改變了哩。

| 蕙 不是的：這不是爲着那個。我不相信他。我只願意我相信了。

| 佛 唉？

| 蕙 我想兄弟姊妹的關係，是很相宜於我們的。

| 佛 您的意思真是那樣的嗎？

| 蕙 是的。即使我們能够造成一個傍的關係，我所願意的只有那個。我的意思是那樣的。

| 佛 (鼓起他的眉毛，好像發生了一種新念

頭，且慷慨淋漓的說）我的親愛的葳！爲什麼以前您不這樣的說呢？我很不能不責備您。現在我自然知道了。

葳（迷亂的）知道什麼？

佛 呵，我不是一個平常所說的默子哪——

不過依着聖經上所說的去做一切的事情，那富有經驗的聰明人說我是個默子罷了。我明白了，我再不是葳慢的小孩子。不要驚訝：我將來永不再叫您做葳慢了——最少要是您厭倦了您的新小孩子——無論他是誰。

葳 我的新小孩子！

佛（深信的）必定是一個新小孩子。世事往往是那樣的。實在是不能夠有別樣的。

葳 幸而偏不是您所知道的哩。（有人敲門。）

佛 我痛恨這個敲門的，不管他是誰。

葳 這是白莉。他到意大利去，要來辭別。我請今天下午來會。去讓他進來罷。

佛 他走了之後，我們可以續繼續談話。我在這裏等他走。（他走至門邊，打開門來。）您好呵，白莉。喜歡看見您。請進來。（白莉穿着旅行的衣服走進來。這是他這次遊歷的起點，與致很高。）

白 您好呀，烏蘭姑娘。（她看見他與致很高，

雖然有些感觸；仍恭敬的與他握手。）我剛

從鶴榜活打笛起程的。我想勸得您到意大

利遊歷去。

葳 爲什麼呢？

白 自然是使您博覽些美麗和理想的事物

哪。（葳微顫動一下，把他的椅子轉向棹子，

好像那等候她的工作裏面，有些安慰她。支

撐她的東西。白蒞坐在她的對面。佛蘭克挨

近她的背後擺一把椅子，懶不經意的坐下

去，轉過頭來談論她。）

佛 沒有用的，白蒞是一個不超脫的婦人。

我的理想，她是不關心的，我的美麗，她是不

理會的。

葳 白蒞先生，我的生命中沒有美麗，沒有理

想。生命就是生命；我準備了耐受這樣的生

命。

白（誠懇的）您若是到了蛙浪拿，又到了法

里士，您不會說這樣的話。住在那種美麗的

世界裏面，您將要快樂得狂叫起來哩。

佛 這是最動人聽聞的，白蒞。往下再說罷。

白 呵，我實在的告訴您，我是狂叫過了的——

我希望我再會狂叫起來——在五十歲

的時候！在您這樣的年紀，烏蘭姑娘，用不着

走到蛙浪拿去。您一望見了阿斯登，您的全

副精神都會飛舞起來。您再看見佈魯塞的

秀麗，活潑和快樂的空氣，您真會着驚哪。（

葳薇畏縮）這是什麼事情呢？

佛 喊，葳！

葳 （向白莉，很責備他）除了佈魯塞之外，

您就找不着美麗和理想的地方對我說嗎？

白 （迷亂）自然他是與蛙浪拿很不相似的。

我絕不提說——

葳 （苛刻的）兩個地方的美麗和理想大概

是很相似的。

白 （很憂悶的，很關切的）我的親愛的烏蘭

姑娘，我——（向佛蘭克詢問）有什麼事

情嗎？

佛 她以為您的誠懇太瑣細了，白莉。她從沒

有遇過一次這樣認真的訪談哩。

葳 （嚴厲的）住口，佛蘭克。不要頑皮。

佛 （安靜的）您說這是好模樣嗎，白莉？

白 （操慮的，仔細的）烏蘭姑娘，我要帶着他

告辭而去嗎？我很覺得我們打擾了您的工

作。（他剛要起身）

葳 坐下來：我現在還不去作工。您們兩個人

都以為我的神經受了刺激。其實一點都沒

有受。但是您們若不介意，有兩件事我要拋

開不談。一件（向佛蘭克）是無論那種形

式的情人春夢；別一件（向白莉）是生命的美麗和理想，尤不願意把佈魯塞的秀麗來做例子。您們在這些事情上面儘管還有不會舉出來的例子：我是沒有一個的。倘若我們三個人還要做朋友，您們必定要把一個實行家看待我，永遠是獨身的（向佛蘭克）並且永遠是無理想的（向白莉）

佛 在您未改變您的心意以前，我也永遠是獨身的。白莉，換過題目罷。談些別的事情，要呢呢動聽的。

白（不自信的）我恐怕世界上沒有別的事情，我能够談論的哩。我所能講的道理只是

藝術的福音。我知道烏蘭姑娘是進步的福音的一個大崇奉家；但是，佛蘭克，您既是決意不圖進步的，我們不能够談論他，恐怕傷您的感情。

佛 呵，不要管我的感情。無論如何，要給我一些改善的勸告：這個於我有很大的益處。再勉力一下，把我做成一個有成就的人罷。讓我們都談起來：奮力哪，懺悔哪，先見哪，自重哪，品格哪。您不是惡恨沒有品格的人嗎？

葳（畏縮）呵，停住罷，停住罷：我們不要再談這種駭人的門面話罷。白莉先生：若是世界

真的只有這兩種的福音，我們寧可都自己殺死了罷；因為這兩種裏面，無一處不是有同樣的傳染毒的。

佛（帶批評的樣子相着她）：「葳，您從來缺乏詩興的，今天您可有點意味哪。」

白（規諫）：「我的親愛的佛蘭克，您沒有一點同情嗎？」

葳（全不自悲）：「不要緊的：這於我有益處。可以使我致不致觸動我的情緒。」

佛（戲弄她）：「那樣纔忍住了您的剛強的本性哩，不是的嗎？」

葳（幾乎昏亂）：「呵，是的，往下再說：不要顧慮。」

我罷。我一生中只觸動了一刻時的情緒——美麗的情緒——乘着月亮；而且現在——

佛（趕速的）：「我說，葳，留神些。不要洩漏了您的本身。」

葳：「呵，您以為白莉先生不知道我母親一切的事情嗎？（轉向白莉）那天早上您最好告訴了我，白莉先生。究竟您的儒雅是很舊式的派子哩。」

白：「烏蘭姑娘，這定然是您的武斷，有點舊式的派子。我是一個藝術家，相信最親密的人類關係是遠在法律範圍之外，且超出其上。」

的；所以我覺得應當告訴您：雖然您的母親是一個未嫁的婦人，我可不因爲那個，減少敬重她的心事。我是更加敬重她的。

佛（飄飄然）聽哪，聽哪！

葳（注視白莉）您所知道的都在這裏嗎。

白定然都在這裏。

葳然則您們兩個人都是不知道什麼的。您們的猜想和這個真實的情形比較起來，純是天真爛漫的。

白（驚跳，憤怒，竭力保持他的禮貌）我希望不是的。（更加重些）我希望不是的，烏蘭姑娘。（佛蘭克臉上不現出一點白莉的疑

惑。葳薇不耐煩的叫一聲。白莉見他們深信不疑，勇氣頓消。他漫漫的再說）倘若有點更壞的事情——就是別的事情——您確信您可以告訴我們嗎，烏蘭姑娘？

葳我確信我若是有這種膽量，我應當消耗我今後的歲月，把這件事說給個個人聽——好似黏郵票，打烙印，定要使他們堅信，須等到他們像我一樣的覺得這件事的可羞，可駭，我纔休罷。我所輕鄙的，莫過於那個可惡的禮俗，他保障這些事情，禁止婦人談論。然而我現在還不能夠告訴您們。那兩個污濁的字，描寫我母親的身世在我的耳朵中

震撼，在我的舌頭上激戰；但是我說不出來。我的感觸太強了，我遏抑不住。（她把手掩住她的臉。這兩個男子着了驚，彼此相視，又看着她。她再拚命的擡起頭來，取出一張紙和一枝筆）讓我草一個計畫書罷？

佛 呵，她瘋了。您聽見嗎，葳，您瘋了。醒過來。自己鎮靜些。

葳 您們看着罷。（她寫）『繳還資本：不少過於四萬鎊，簽入大股東從男爵喬治克落夫名下。』第二件是什麼呢？——我忘記了。呵是的：佈魯塞，柏林，維也納和普陀柏斯等處的產業。總經理烏蘭夫人。現在我們不要忘

記了她這兩個字的頭銜哪。看罷！（她把這張紙擲給他們。）呵，不行：不要看他：不要看！（她把這張紙抓轉來，撕成了碎片；然後把兩隻手捉着她的頭，伏在桌上，掩住她的臉。佛蘭克早已從她的肩膀後望着她寫，眼珠滿睜開來；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片子，草兩個字，溜溜的送給白莉；白莉驚怪的看着。佛蘭克這纔悔恨的灣向葳。）

佛 （溫和的耳語）葳，親愛的：那是全對的。我看見了您所寫的，白莉也看見的。我們明白了。而且我們現在雖是要離開您去，常常是您的很誠敬的人。（葳微微漫漫的擡起她的

頭來。)

白 我們真真是的，烏蘭姑娘。我斷言您是我從來沒有遇見的，最有膽量的婦人。(這種深情的讚美鼓動了她。她帶着惡燥的樣子，把那紙片子拋開去，扶着桌子勉強掙持起來。)

佛 您若是不願意，葳，就不要起來。隨便些罷。
葳 多謝您。您們常常可以信任我兩件事：不哭，不昏。(她向內室的門移動幾步，又停住)

向白莉說) 在我向我母親說要分開過活的時候，我更需要很多的膽量哩。現在您們若不介意，我要到第二間房子裏去一會，再

整飾我自己。

白 我們須得出去嗎？

葳 不必：我立刻就轉來的。只要一會兒。(白莉爲她打開門，她走進別的房子裏去了。)

白 一種什麼樣的洩露呀！我對於克落夫極端的不滿意了：我真是的。

佛 我一點都不。最後我還覺得他是完全有價值的。但是我受了一個大打擊哪，白莉！現在不能夠娶她了。

白 (凜然) 佛蘭克呀！(兩個人彼此相視：佛蘭克怡然自若，白莉怒氣很盛。) 讓我告訴您罷，加得拉：倘若您配得上，您的舉動會

忘其所以然了。

佛 老白莉呀！常常是有俠義氣概的！但是您弄錯了：這不是這件事的道德方面；這是金錢方面。我現在真不能夠使我自己沾染這個老婦的金錢了。

白 這就是您要結婚的原故嗎？

佛 還有什麼？我沒有一點錢，也沒有一點賺錢的才能。我現在若娶了薇薇，她就得供給我；我可以超過我的價值，去揮霍她的錢。

白 但是像您這樣一個聰明的，漂亮的人物，定然可以用您自己的腦筋去賺些。

佛 呵是的，有一點。（他又取出他的錢來）都

是我昨天弄來的——只費了點半鐘的工夫。但是我在一件推想很高的買賣裏面弄來的。唉，親愛的白莉：就使擷茜和芝阿勁落都嫁了宣教師，而且這個主教死的時候，都給她們一先令的遺產，我每年只有四百鎊的收入。況且他不到七十歲，不會死的：他的元氣還是充足的。這二十年內，我將要擷節起來。若是我有餘力，定不要薇薇擷節。我樂意退讓，給英國有錢的少年去享受。就算這樣的決定了。我再不把這件事去煩惱她：我們走的時候，我只給她一封小簡。她可以了解的。

白 (拍掌) 好朋友，佛蘭克！我誠心請求您的

饒恕。但是您定會永遠不再見她嗎？

佛 永遠不再見她！不要那樣說，那是沒有道

理的。我可以來的時候，常常要來做她的兄

弟。您們理想的人們在最平常的事情上面。

所希望的不合理的結果，我是不能了解的。

(敲門聲) 我不知道這是誰。您肯去打開門

來嗎？倘若這是一個請託律師的人，必定比

我的形狀要敬重些。

白 定然的。(他走至門邊，打開門來。佛蘭克

坐在薔薇的椅子上，草一封小簡。) 我的親

愛的希特：請進來，請進來。

(烏蘭夫人走進來，驚疑的四面尋望薔薇。

她盡力裝作嚴肅尊貴的樣子。那燦爛的帽

子除下了，另戴上一頂雅淡的女帽；華麗的

輕便外衣上面，罩上一件貴重的黑絲套子。

她髮傷得很可憐——顯然是着了驚的樣

子)。

烏夫人 (向佛蘭克) 什麼！您在這裏嗎？

佛 (停筆回顧，坐在椅子上不起身) 是的。

喜歡看見您。您來得好像一陣春風。

烏夫人 呵，不要糊說。(低聲) 薔薇在那裏？

佛 (指着內室的門，表示意思，但不說話)。

烏夫人 (忽然坐下來，幾乎要哭) 白莉，您

知道她願意見我嗎？

副精神對着她。）

白 我親愛的希特：不要憂苦了您自己。爲什麼她不願意見您呢？

佛 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假設您是一隻麻雀子——一隻好看的小麻雀子，在路上跳

躍——看見一架汽機對着您駛來，您會等候嗎？

烏夫人 呵，您永遠看不出來，爲什麼她不願意見我。您太柔和了。佛蘭克先生：她對您說

烏夫人 呵，不要把您的麻雀子來麻煩我。爲什麼她那樣的跑開黑斯染漠呢？

了什麼嗎？

佛 您等着她出來，她定然要見您的。

佛 （摺起他的小簡）倘若（很示意的樣子）

佛 您等到她走回來的時候，她或許會告訴您的。

烏夫人 （驚訝）爲什麼我要等着？

烏夫人 您是要我走嗎？

佛蘭克滑稽的相着她；把他的小簡謹慎

佛 不是我常常是要您等着的。但是我勸您

的放在墨水瓶上，使歲薇下次吸墨水

的時候，定會看得出來；然後起來，用全

走罷。

佛 不是我常常是要您等着的。但是我勸您

的時候，定會看得出來；然後起來，用全

走罷。

烏夫人 什麼！而且永遠不再見她了嗎！

佛 恰是的。

烏夫人 （又哭起來）白莉：不要讓他這樣無禮的對待我。（她趕快的禁住她的眼淚；拭乾她的眼睛。）她若是看見我哭，她會很發怒的。

佛 （在他虛假的溫和中，有一種真情悲憫的表示）烏蘭夫人，您知道白莉是仁愛的靈魂呵。白莉，您怎麼說？走呢，還是等着呢？

白 （向烏蘭夫人）我真不願意使您受無謂的痛苦；但是我想您或者還是不等的好。因為是——（聽見葳薇在內室門口來了。）

佛 唉，太遲了。她來了哪。

烏夫人 不要同她說我哭了。（葳薇走出來。她看見烏蘭夫人，莊嚴的停住了。烏蘭夫人帶着昏亂的快樂迎上她去。）好呀，親愛的。您必竟達到了您的目的呵。

葳 我喜歡您來了：我正要和您說話哩。佛蘭克，我記得您說要走哪。

佛 是的。烏蘭夫人，您同我去嗎？我們去遊一遊富夢，還聽一聽夜戲，您說怎樣？富夢是安樂的地方：那裏沒有汽機哩。

葳 糊說，佛蘭克。我的母親將要在這裏留住。
烏夫人 （忽然恐懼）我不知道：或者我還是

走的好。我們打擾了您的工作。

惶的停一停，就開始說話。）

薇（鎮定的）白莉先生：請您帶着佛蘭克走

烏夫人 薇，爲什麼您不向我提一個字，就

罷。坐下來，母親。（烏蘭夫人只得坐下。）

像那樣的跑開來了呢？您怎樣能够做這樣

白 走罷，佛蘭克再會，薇薇姑娘。

一件的事情呀！您又對着可憐的克落夫做

薇（握手）再會。祝您一個快樂的旅行。

了什麼呢？我要他同我來；他支支吾吾的避

白 多謝您：多謝您。我希望如此的。

開去了。我明白：他是很怕了您。只要想想：他

佛（向烏蘭夫人）再會：您最好聽我的勸

要我莫來哩。好像（顫震）我會懼怯您一樣，

告罷。（他同她握手。然後興揚揚的向着薇

親愛的。（薇薇越加嚴肅）不過我自然要

薇）再會，再會；薇。

告訴他：在我們裏頭，一切都決定了，都是安

薇 再會。（他沒有和她握手，欣然走出去了。

樂的；我們都是最滿意的。（她頰倒下去。）薇

白莉跟着他。薇薇安靜嚴肅，坐在項羅利亞

薇：這是什麼意思呢？（她從一個信封子裏

的椅子上，等着她的母親說話。烏蘭夫人驚

面，取出一張紙；走到桌子邊，傳遞過去。）今

天早上我得自銀行裏的。

薇 這是我的養金。那一天他們照常寄給我。

我只把他寄轉去，登入您的帳上，還叫他們

寄給您收條。將來我要自己供給我自己了。

烏夫人（疑懼）這還不够嗎？爲什麼您不告

訴我呢？（眼現邪光）我不相信：前次我就不

願意相信。只告訴我您要多少哩。

薇 您很知道那與這個沒有關係的。今後我

幹我自己的事業，同着我自己的朋友，過我

自己的生活。您去過您的罷。（她站起來）再

會。

烏夫人（驚愕）再會嗎？

薇 是的：再會。呵，我們不要起無謂的爭鬧：您

知道很清楚的。喬治克落夫已經把全體的

事情都告訴了我。

烏夫人（發怒）蠢的老——（她吞下這一

句話；自己覺得險些免不了說出來，臉變白

色。）他應當把他的舌頭割掉了。但是我都

向您說明了；您說您不介意的。

薇（強硬）原恕我：我真要介意了。您說明了

錢是怎樣來的。那與這個不發生問題的。

（烏蘭夫人一會無言，悲慘的相着薇。薇

薇像一尊彫像樣的，呆呆的等着她說

話，私人希望這場爭鬧是過去了。但是

烏蘭夫人的臉上又現出詭譎的狀態；
灣過桌子來，狡黠的，急切的，用半低的

聲音說話）

烏夫人 薇薇，您知道我是怎樣的富足麼？

薇 我深信您是很富足的。

烏夫人 但是您太幼稚了：您不知道那是什

麼意思哩。他的意思是每天一套新衣服；每

晚進戲院子，赴跳舞會；挑選歐洲的好男子

羅拜於您的脚下；一所美麗的房子和許多

的僕從；選擇最好食品和飲料；無論您喜歡

什麼，需要什麼，想着什麼都可以供應得來

的。您在這裏怎麼樣？一件純粹的苦工，自早

至晚勞心勞力，胼手胝足，纔得過粗陋的生

活，每年買兩套賤價衣服罷了。通盤想想看

罷。（撫慰）我知道拂了您的心意。我能够體

諒您的心意；而且我以為這樣的生活使您

有信譽；但是您要信任我，沒有人會責備您

的：您可以把我的話作保證。我知道青年的

女孩子是怎麼樣的；並且我知道您若改變

了您的心意，您會以為那樣更好些。

薇 那還不是一樣的嗎？母親，您必定向許多

的婦人說過了，要把他做得很合時宜的。

烏夫人 （激動的）我有什麼壞事勸您去做？

（薇藐視的轉開去。烏蘭夫人奮力的跟

上她) 葳薇，您聽我說：您不知道的：您受了誤謬的教育：您不知道世界的真像是怎麼樣的。

葳 (阻住) 誤謬的教育！您是什麼意思呢？

烏夫人 我的意思是：您白白的拋開您一切的機會。您以為人都是他們所裝作的那個樣的——以為您在學校裏面，所受正當的、適宜的思想的方法，就是事物的真像。但是這不是：這都是假裝的，使那些安分的人民長是懦弱的，卑屈的。您還是要拋失您的機會，像別的婦人一樣，要到四十歲纔願意明白這些事情呢？還是願意趕現在適當的

時期，從愛您的，擔保這是真實的——完全真實的——母親口裏講個明白呢？(急切的) 葳薇：那大人物，聰明人，有權勢的人都明白這個。他們的行為和我一樣，他們的思想也和我一樣。這些人我認識許多的。我認識他們，是為和他們攀談，為介紹您，為您弄得些朋友。我沒有一點壞意思：這是您不知道：您的頭腦裏面，對於我盡是一些盲昧的思想。那教您了解生命，了解大眾的人能像我嗎？他們什麼時候遇見了我，或者同我交談過，或者要一個人向他談論過我——這些獸子呀！倘若我不給他們的錢，他們

會給您做一點事嗎？我沒有告訴過您：我是
要您做成可敬重的嗎？我沒有撫養您成了
可敬重的嗎？若還沒有我的金錢，我的勢力
和籬楚的朋友，您怎樣能够保持您的敬重
呢？您能够明白您背叛我，就是割傷您自己
的咽喉，破裂您自己的心胸嗎？

葳 我承認克落夫的生命哲學，母親。那一天
在加得拉的花園裏他完全告訴了我。

烏夫人 您以爲我要強迫您承認那個精盡
力竭的老酒鬼吧！我不會的，葳：我誓言不
會的。

葳 就使您強迫了，也沒有什麼相干：您不能

够成功的。（烏蘭夫人見葳對於她的慈
愛的心意隱含不理會的態度，傷感得畏縮
起來。葳不了解此種情景，也不注意，從容
的往下再說）母親，您全不知道我是那一
種的人。我反對克落夫，並不比反對他一類
中無論那個粗莽的人更甚。同您說老實話，
他不跟着他的同類一樣，照常過那射擊，畋
獵，遊食，縫衣，做麪包的生活，而有很強的心
志，依他自己的方法去享樂，又能賺得很多
的錢，我頗欽獎他。並且我完全明白：倘若我
處在籬楚姑母一樣的環境，我定然幹了
她一樣的事情。我不以爲我自己比您更執

拗，更頑梗；我以為我更不及您的執拗，頑梗。我確信我的感情較弱。我很知道：時派的道德完全是假裝的；倘若我耗費您的錢，把我今後的生活專一在時派上面過，我可以不用人家告訴我一個字，做得和那最愚蠢的婦人一樣的無價值，一樣的污濁。但是我不肯做成無價值的人。我不願意安樂的坐着馬車在公園裏面，四處疾馳，去幫我的縫衣的和造車子的工人招攬生意，我不願意呆呆的坐在樂劇場裏面，去顯揚一個金剛石擺得滿窗子的鋪子。

烏夫人（迷惑）但是——

不快樂的戲劇 烏蘭夫人的職業

威 等一會：我還沒有說完哩。告訴我：您現在既以脫離這種事業而獨立了，為什麼還繼續幹他。您告訴了您的妹妹已經完全拋開不幹了。您為什麼不學她的樣呢？

烏夫人 呵，這事在籬楚是很容易的。她喜歡善良的社會，又有貴婦的風度。想想我，在一個大禮拜堂的城市裏面！我就是站在樹下最陰霾的地方，樹上的烏鴉都會看出我來！我必定要有事業，要有熱鬧，否則我會趨入瘋狂的慘境。而且沒有別的事業給我做。這種的生活與我相合；我適宜於這種的，不適宜於別種的。即使我不幹，別的人定會幹的；

所以我幹這事並沒有一點實在的傷害。況又弄到了錢——我是喜歡弄錢的。不行：這一個沒有用的：我不能拋棄他——無論爲什麼人都不拋棄的。但是要您知道他做什麼？我將要永遠不談他。我將要去開克落夫。我將要不大煩惱您。您知道：我須得常常四處的跑來跑去。我死了的時候，您就完全脫離了我。

| 威 不會的：我是我母親的女兒。我像您一樣：我定要有事業，我定要弄得入浮於出。但是我的事業，不同您的事業；我的生活，不同您的生活。我們定要分離的。這樣於我們沒有

什麼大分別。與其在二十年中彼此或僅有幾個月的會晤，不如我們將來永不見面的好。所有的話都在此了。

| 烏夫人 (咽泣) 威薇，我想要和您更親熱些：我真是想要的。

| 威 這個沒有用的，母親：我敢說我和您一樣，不能爲幾點賤淚與幾句哀懇的話變更我的心意。

| 烏夫人 (暴怒) 呵，您說您母親的眼淚是賤淚哪。

| 威 他們又不耗費您什麼；您倒把他們做交換的條件，要我將一生的和平，安樂都送給

您，倘若您有您的伴侶，您要我做伴侶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處，能够有一個人得快樂嗎？

烏夫人（不自覺的說出土語來）我們是母親和女兒哪。我要我的女兒。我對於您有一種權利。我老了的時，誰來照顧我呢？許多女孩子，在我身邊，好像女兒一樣，分別時還要哭起來；但是我都讓他們走開，因為我前途有您的希望。我把我自己單獨的顧着您。您現在沒有權利背叛我，拒絕盡您的女兒的義務。

威（爲她母親口中土音的迴轉所震動，所

激動）我的女兒的義務呵！我以為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哩。現在說個清楚罷，母親。您要一個女兒，佛蘭克要一個妻子。我不要

一個母親，也不要一個丈夫。我不愛惜佛蘭克，也不愛惜我自己。您以為我會愛惜您嗎？

烏夫人（顛狂的）呵，我知道了您是這一種的婦人——不愛惜自己，也不愛惜那一個的。我知道了。無論如何，我的經驗使我知道了。我遇見一個婦人，就可以分辨她是虔敬的，惡俗的，尖刻的，或是自私的。好的，您自己保住您自己罷；我不要您了。但是聽着這個：倘若您再是一小孩子，您知道我會怎樣的對

待您嗎？天在上面，我一定會的。

葳 或者是縊死我。

烏夫人 不是的。我會把您養成我一個真實的女兒，不使您有現在這樣的驕傲，執拗和從我手裏偷得的高等教育——是的，偷得的；您否認看看：不是偷得的，是什麼？我定然把您在我自己的房子裏面養大來。

葳 (泰然) 在您自己的一個房子裏面吧。

烏夫人 (呼號) 聽她說話哪！聽她怎樣的蔑視她的蒼髮老母哪！您將來也會有您自己的女兒踐踏您，如您現在踐踏我一樣。您將來會有的：您將來會有的。那有一個婦人

可以咒詛她的母親哩。

葳 我希望您不必狂辯，母親。這樣徒然使我無情。我猜想我是惟一的青年婦人，在您的權力中，您好好待遇了她。現在不要完全破壞了罷。

烏夫人 是的，上帝恕我，這是實在的；而且從來只有您一個背叛了我。呵，這種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呀！我常常要做一個好婦人。我勉力做誠實的工作；我是一個好母親；不料我使我的女兒成了一個好婦人，她就背叛我，好像我是患癡瘋病的人。呵，我只願意我再轉回少年的光陰，在學校裏同那個扯

謊牧師談談。自此以後，上帝扶助我的末日，我要幹壞事情——除掉壞事情，別的不幹。而且我將來還要幹得興旺的。

| 葳 是的：最好選擇您的事業，完全幹到底。母親，假使我是您，我作興和您一樣的幹起來；但是我不會過着這一種生活，又信仰別一種的生活。您是一個誠心遵循禮俗的婦人。所以我現在要和您分開。我是正常的，我不是的嗎？

| 烏夫人 (驚退) 拋開我所有的金錢，還是正當的嗎？

| 葳 不是的：拋棄您那裏算得正當呢？我寧願

做一個獸子，不會拋棄您的。不是這樣的嗎？

| 烏夫人 (恨恨) 呵是的：倘若要知道這樣的，那就對了。我猜想您知道了。但是上帝保佑這個世界，使人人都做正當的事情！現在您不願意我在這裏，我不如去罷。(她轉向門去)

| 葳 (仁愛的) 您不和我握手嗎？

| 烏夫人 (帶着一種要打她的野蠻念頭，兇悍的相住她一會，纔說) 不握手，多謝您。再會。

| 葳 (誠實的) 再會。(烏蘭夫人走出去，隨後把門猛力的關上。葳薇面上的憂鬱分解開

去，她的莊嚴的態度變成快樂的滿意；她半悲咽，半歡笑的呼吸一下，覺得很寬慰了。興揚揚的走到寫字桌子邊的座位上，打開電燈，抽出一大束的紙。正要把她的筆去吸墨水的時候，她看見了佛蘭克的小簡。她忽略

的打開來，急忙的看下去，有時看見幾句奇妙的辭語，也微微的笑一下。您也再會了，佛蘭克。（她毫不思索，把這個小簡撕成碎片的，擲入廢紙簍中。即刻專心去做她的工作，不久就沉埋在她所計算的數目裏面了。

